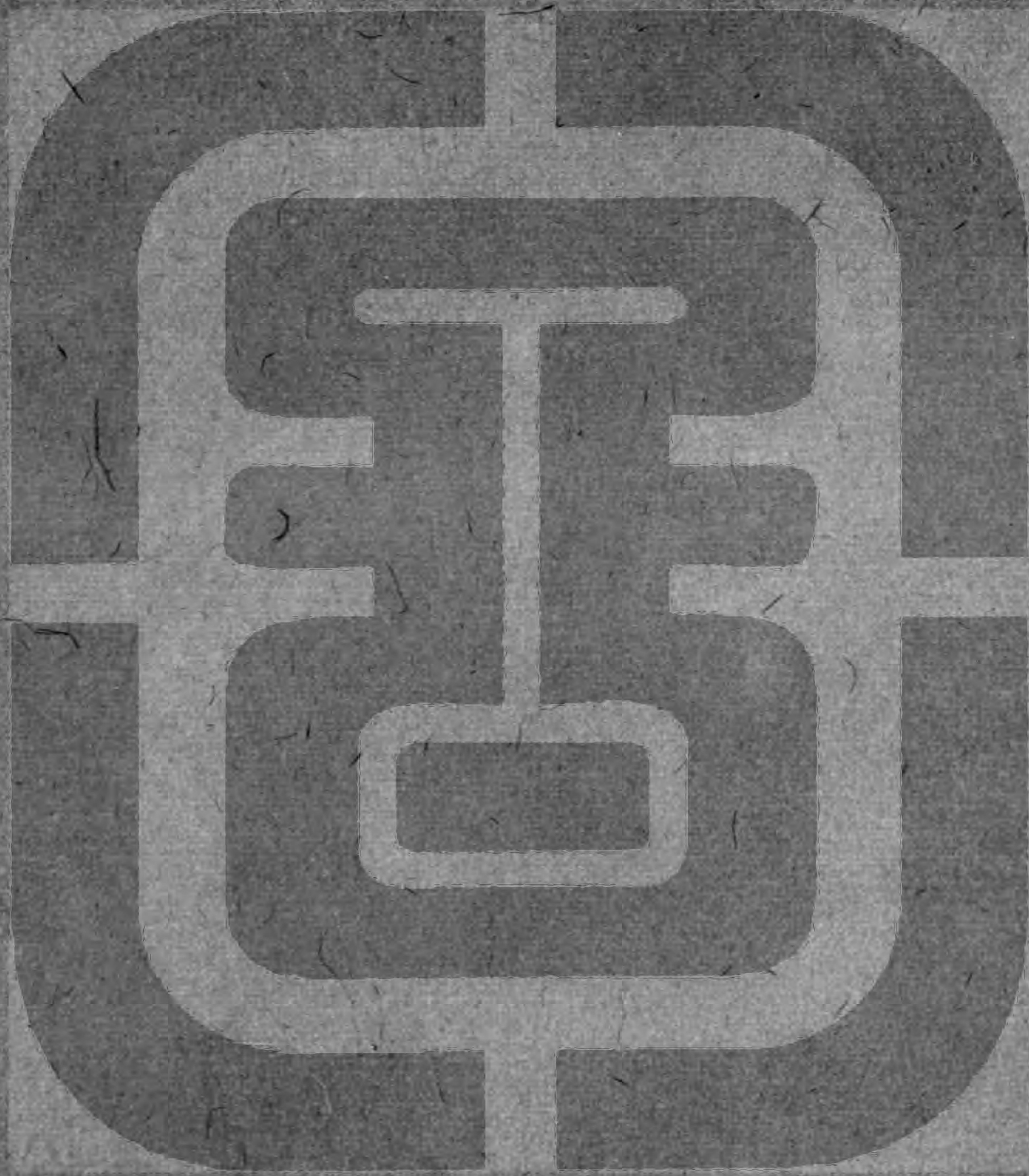


三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太湖兩洞庭游記

余雅聞太湖洞庭之勝思寓目焉中秋過婁江王司寇兄弟更憇憑之二十日返金閭雨不果行馮元敏憲使謂余盍以間爲支硎遊乎道胥門度楓橋呼筍輿行十里許至山山故支公道場今爲章中丞墅松桂陰陰雨色添翠酒數行起視雲隙返照作金色界亦一奇也踰嶺至周公瑕別業主人肅客而入登羽玄閣羽玄芝也以閣成時產因名上才兩楹修廣丈有奇下方翼以

飛檐琴書觴咏所在宜人閣後為亭二林水翳然山四面如設幄霧甚不可辨公瑕指示余一一有故實余頷之而已同余宿者朱貞吉馮元敏汪仲淹仲淹婦弟蔣茂弘猶子永叔也晨起元敏別去余六人從賀九嶺至天池寺寺遠近居人種茶池以茶聞天下首枕巨石葑荻闕之水為不流左方折而上為毛中丞冢域更折而右為蓮花峰草沒徑余賈勇先登公瑕使使以偏提從數起數蹶忽逢一樵父解衣掖余乃登其上四五巨石如蓮花有小凹雨注之視玉女洗頭盆可十之二望太湖千帆競渡如飛鳥貞吉快之披襟而當風為醕三觴

從其陰萬松中猿接行下山院則公瑕為置頓令童子導余觀三洞洞無奇僅一石大士像差瑩潔耳遂之天平蜚鴻滿野蓬茆塞路惟時時聞木犀香天平者石人立作手板狀又名萬笏峯下有寺不治少年僧掩關為竇通飲食然應接不輟寺前井欄好事者取雲礎為之有方豪氏三字銘旁為范文正公祠祠其先後人凡十一世作禮歸歸則傅明府俊伯以泛湖期請且俾許山人子長偕來詰朝張都尉左虞來已汪子建毛豹孫兩山人來諸君力言風橫宜先往石湖便乃度采春橋訪故高士王履吉居復度兩橋至治平寺寺故履吉讀書

處左有井陸鴻漸所品第四泉也歎之盡一蠡至上
度猶未莫復登吳山山首小丘若斥堠若覆敦以數十
百計仲淹顧而異之形家稱梅花龍乃爾豹孫曰此堯
時洪水懷山居人築以避水也豈其然乎子建豹孫旋
別去明日午至木瀆關關吏具衣冠來謁余笑謂諸君
是賢於霸陵尉矣無何一舴艋附舟則蔡孝廉士良傅
明府所屬爲洞庭地主者也至胥口謁子胥廟廟圯像
如少年美姿態大不類英雄氣旣更舟泛湖左虞攜三
斗釀甚甘約曰過龜山時當以此酌之覺喉吻間不可
耐左虞首浮太白諸君以次受爵立盡舟人譁龍見蜿

雲間纔如尺蠖俄而風逆波鼎沸衆議去留不決余
顧謂左虞士良兩公土人意若何左虞曰吾所畏夫蜿
蜒雲間者耳姑返棹而遊靈巖可乎遂返至靈巖巖故
吳館娃宮梁天監時爲寺寺西得二井一規一八方相
距丈所方者蔚藍與天一色僧言井通太湖有魚時上
游其深不測規者吳王時物方者知積師開山鑿也更
西登琴臺臺石可坐鼓琴是扼湖山中樞崑之馬鞍常熟
之虞錫之惠江陰之均洞庭之東西皆可俯而窺也江
外諸山輕烟一抹如畫長蛾不審夷光顰時何似臺
下卽響屨廊遺址山麓溪流如綫曰采香涇香山當席

如小几吳王種花處也山所稱西施事多後人附會若
珖柱爲乳耳不足信歸宿胥口黎明相風烏順揚帆如
駛踰時度龜山龜山不及登舟人以爲神余言此可雪
迴舟之辱惜左虞不少禁酒無以謝風伯柰何登岸入
東嶽行宮雨驟下道人具酒炙稍霽繇脅門問林屋道
書所云第九洞天也每雨則客土浸淫洞口愈迫見偃
僕下濘不可駐足諸游具皆未備遂罷相傳洞入湖腹
游人聞風濤聲吳使靈威丈人探得禹藏金簡玉字卽
其地也踟躕久之去問包山寺山行數折棹楔立道傍
謂且至復折而西度小橋迺入寺寺故鮑靚宅或曰以

四山包寺故門左右幢陀羅尼尊勝經以爲知永書非
是亦佳筆也一石當門闔吳人許初臨聖教序書宋時
建寺碑題名及額復具三體殿左楹後有宋慈受禪師
像骨稜稜不羣雨甚止宿僧房其明日游毛公壇毛公
者劉根也體生綠毛人呼爲毛公壇盛時道流千人坐
法夷滅惟兩智井謂是煉丹井耳已至上方寺寺廢門
外小石橋有松一株如青鸞鼓翼欲翔爲停策一賞之
行六七里許至吳王銷夏灣灣所以名縹緲峰張翼而
爲東西崦西盡于大小龍山東盡于明月灣太湖水別
流兩崦中人家負山履湖蕨驛筆三山前踈蕨處中如

青玉案菱塘如井田烟樹如錯綺雞犬相聞比屋素封
余所見西夏倚賀蘭河從西南來爲一曲從東北去縈
迴五百里前有馬鞍山如紫駝峰臥而待駕外則沙漠
蒼莽無際城中十萬家饒米鹽如江南茲具體而微矣
崦著姓蔡分東西居士良東蔡人也宿其明秀閣中士
良言涵村陸山人伯相雅能詩能遊請與俱行又以其
弟士堅玉卿見頃之伯相至俱斌斌雅士日小遷游大
小龍山山上下石俱玲瓏而下爲勝面吳興者似龍吳
興人以厭勝去之別一石嵌空頗具七十二峰之致是
名小洞庭離之數仞有石磨山又小山離離水中似鼠

者五其稍大而迴顧若欲捕鼠者一爲猫山何肖也下
取道圻邨得烏砂泉泉在井中大柳蔭之距湖高若遠
皆可丈許每汲必有烏砂沈盞底伯相曰是烏得敵紫
雲紫雲在縹緲西一石如砥泉出穴如樸滿不增不減
是爲奇耳余聞而亟羨之謀以明日登縹緲而雨如注
不止又明日爲九月朔雨如故余謂主人卽不嫌館廩
費柰何株守待免此去石公山非遠何至若天孫河鼓
空相望也雨小減呼舟過明月灣則已霽垂楊覆岸見
千家在白雲黃葉中愛之舍舟徒步士良言汪司馬遊
時以譚九經從走一力呼之至則老儒生也興致故不

乏具陳山詭異狀請先趾而後頂如其言歷歸雲洞峭
雲峯望雲梯聯雲嶂諸勝已陟石樓坐石陂叩石公觀
風弄從劔樓至頂復以舟行山足探諸洞壑梁橋而石
公之勝無纖毫遺矣余大異之別有記夜左虞請急歸
其明日飯士貞家登縹緲諸峰羅列如兒孫湖四環如
博山如璧水扶桑初日近若可掇江南名郡邑隱隱平
蕪片雲如縷自東峰起忽狂走四尊諸峰初如冒絮已
如阿閼國僅一再現頃刻萬狀爲賦看雲詩四章小雨
釀寒不可留遂下酌玉椒泉飯西湖寺寺左池有沉香
大士浮其中香火甚盛今廢已過涵邨避雨陸伯相琅

玕亭中更走十里至資慶寺宿焉寺勝如包山僧慧靜
者七十矣能詩明日至天王寺故吳王桃花塢也至馬
城廟故吳王牧苑也復念林屋之勝未竟乃以數十人
束炬前余露紵著蒯屨衣短後衣行百步水愈深手足
俱旋淖且作牛飲遂返登曲巖屏嵒齊物觀游丙洞陽
谷無礙道園訊所謂架浮亭者廢久矣其傍有廟羽人
芟草治道有茶竈石罅間云富人子杜氏物園有茂林
修竹殊勝刈之如童而家中回祿耗矣睨其中二石稍
露頭顱命工人搜剔之絕似大象一立一伏因題名其
上俄而二虹起岸下光彩奪目徐徐渡湖中去舉酒目

送酒未竟迴視落霞殘日照映卞山如紫磨金在鎔表
裏洞徹湖光殷血如渭水論囚時總之如安公冶與天
通赤龍下迎如咸陽三月火如大旱鑠金焦石余生平
未睹者喜極欲狂恨季倫小子不見此紫布障寧止四
十里耶暝乃歸宿岳廟中明日乘風渡湖而東頃刻艤
寒山鎮步入靈源寺寺故天竺道場也候輿人久之度
嶺宿興福寺松杉鬱鬱極宜暑僧引遊葑山山頭石龍
長丈許張吻湖中爲亭覆之隔岸爲金家灣湖水入其
中如張弓僧以擬西銷夏云明日僧言俞塢甚盛起啜
一塢粥游塢塢內有小塢者尤大約可三四十里余所

行可六里樹夾道蒼翠撲襟流泉涓涓繞足下幽靚若
隔人世西山所未有也塢將窮得高峰寺殊卑隘不稱
復取故道歸至法海寺宿明日入翠峰寺天衣懷請雪
竇講法處門左有雪竇像大慧爲贊有井龍嘗出聽經
右折而至山足復一井名悟道亦雪竇故物小酌解渴
遂登莫釐峰峰視縹緲差雁行惟後眺松陵湖稍隘而
北陽羨諸大觀爲西山障耳僧爲言峰傍支有二海眼
一塞一通大不盈尺以石投之不知底止其塞者爲游
人所厭云又言西有龜山東有錦塢可相當西角里東
西金皆與主山不相屬以橋渡信然歸墟五山根無連

著儻此類乎是夜宿翠峰明日下觀柳毅井談龍女事
問舟而歸前後凡十日旁采土宜民風蓋蠶絲菱芡之
利東西均用之而銷夏灣爲最西則角里之梨涵邨之
梅東邨新安里之橘柚東則俞塢之茶竹枇杷各擅其
勝西山如盂而圓東山如帶而長西編戶爲里七十有
奇東五十有奇西居民散若邨落東聚若闐闐其室宇
墻高數仞白盛類新安東無奇石而西無小石東累小
石爲墻如編貝始東人科第相踵大魁凡兩人而西人
多力農往往見鄙夷其後東人多大賈走江淮間而西
儒業漸盛兩相持至不相能然士好客民可使則西爲

勝東寺觀形致多不逮西其修飾稍過之僧以鬻酒爲
業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人鼻中堂積檮櫓如累碁了
不爲異也嘉萬間游最著者汪司馬王司寇皆有記二
先生文章命代湖山託以不朽捧心效顰山鬼得無挪
揄耶然二先生吳人此尋常杖屨間物且以得游爲奇
余家楚不遠數千里而來雨師山靈相留爲十日歡又
所得東山可卜之五六則二先生未遑也斯亦足自奇
已旣抵金閭濡首酒食憶游踪已不盡記因訊諸同行
者述其大槩藏之篋中昔徑山贊嗣宗曰大湖三萬六
千頃卽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二峰卽師之舌也余以口

舌作山水觀他日再謁洞庭君或不至桃源迷耳

五臺遊記

方內大道場三峨峩則普賢普陀則觀世音五臺則文殊余入蜀與閩人李叔玄遊峨峩不及記入越所治武林距普陀遠無他故不及遊入晉但言五臺心已馳於彼矣故所善須菩提蒲阪福登踪跡在五臺最久且著數招余遊遊莫如夏宜會當按事忻代間約同人以五月中往期果此願而屢稽故爽約承乏入棘闈監試有洮岷除日則中丞防秋移鎮鴈門例謁辭於游殊便友人楊元素從都下還里人詩僧復遠以遊五臺過太原

聞登師有潞安真定之行無爲地主者使使徼之還報師已遲我小店矣九月七日發太原漏下三鼓宿成晉驛質明至小店過登師寓因以復遠昇之翼日走忻州距城十里許取他道走定襄宿九日渡滹沱過五臺縣塞上早寒每先月令月許自夏涉秋天久不雨是日燥熱行人汗出如漿道旁枯蕘蜂蝶時有蓋旱徵也薄暮過虜陽嶺居士叩馬而言此爲五臺第一山門寺燬於火渠爲募而新之又指余嶺下大川嘉靖庚申虜九十五人從崞代至此殺人掠牛馬無格鬪者捆載向繁峙去夜宿西峽村民家明日行十五里登師設朝舖於五

臺小寺行三十里至清涼石其前石壁云臥佛洞佛失
所在有梵字刻徑五尺衆莫識憶李太白詩遺我鳥跡
書飄然落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可解嘲矣從
此而入青枝黃葉相錯而黃倍蕪之皆松也黃落者自
一種云已觀石石色青長十有五尺廣半之不甚方圓
亦有訛缺不能平如砥下二石支之置盂水焉童子距
躍曲踊則水蕩搖余呼輿隸厮卒若僧雛爨汲之屬俱
集一僧擊木魚引而上呼佛號繞石三匝而下數之得
一百一十有四人尚有容足處斯亦奇矣或曰可容四
百人既飯上南臺過歡喜嶺有吉祥庵登師留置頓余

與元素遠上人行南臺與諸臺不相屬取徑歡喜嶺上
臺故名錦繡峰寺曰廣濟西向下臺折而西南三百步
而遠凸出仙花山古南臺負之小寺故北向蜀僧明知
易西向規模弘遠工未及半中有仙人池殊濁其麓有
靈境寺異時三僧廬同釜而炊羯羶者析箸僧漸貧散
走而靈境遂弗廢矣日且入歸飯吉祥庵而宿古清涼
寺寺枕山坳頗幽寂僧二百許藤蒲靜好其師能寬有
戒行臨終囑徒衆毋分爨而徒仁萬更乞余示余笑謂
佛法世法固不可偏廢乎殿左文殊相傳塑工屢不就
一夕自成衣文面貌與俗不類殿右側有龍池蓋井也

縷四尺及泉泉尺許四周不及一丈而水可供百千人
不涸不溢已乘月過清涼寺寺亦自古清涼分者

憲廟賜經藏焉道側流泉灑灑如也有楚僧淨室僧不
舉其名日惟飲水夜則信步歷諸山林澗壑及旦而歸
登師少時如此多靈感山中人能言之晨起五里至金
閣寺昔有金閣見空中見者象而爲之圯嘉靖初更修
亦漸剝矣閣中範金爲大佛高五丈有奇後臥佛稱是
又里所爲石佛堂就石壁鑿象尺許浪得名耳又里所
爲普門精舍新構整潔可居山行林木翳然可十里至
獅子窩繁峙縣界也縣吏人候於此謝而行沿山可五

里得板橋曰清涼可五十步復得橋名與之同折而右
山左右往來相迎可二里許中有澗兩山泉從兩橋滙
於澗琮琤可聽山木畏佳寺据兩橋中亦以橋名度夏
月綠陰撲人衣袖暑雨泉噴沫大有致而寺庠隘蕪穢
殊不稱後有好事者當寘力焉又里所爲臥雲菴僧局
其門叩之不應真雲臥矣又三里至西臺臺名掛月峰
後爲放光臺前爲雷音寺寺左白龍池與清涼泉井同
涸無涓滴老衲云百年未有之災也道俗萬人曾無禹
步吹氣坐繩床燒安息香致龍行水者乎寺僧贈六道
木杖木出山中不盈握長可踰肩以爲筴或能試毒販

之南中象筋同價下臺百步飲牛池池亦泉井也溢而
流丈許而已僧云是滲入山下山故空空耳其旁冰雪
經日不消又三里至八功德水出石巖縱橫不及丈有
七寶池覆以亭龍池覆以閣此水差多而遂專功德名
其最著者維摩文殊據二石說不二法天女散花後人
就石架閣曰不二閣其最偉者千佛閣創自

慈聖燬而更作竊計取名宜擇於斯二者或曰維摩無
震旦迹以文殊附會耳謂唐法林見緇白二叟立談者
近是故有尼僧後身爲京師慧月上人上人至而大笑
人視之宛然故尼僧也因坐演華嚴經寺以其故葺飾

啜茗行半道二獸伏草間驚而狂走蓋麋也僧別爲之
名殊無據又五里至中臺臺一名翠微峯寺曰演教有
大華池前有舍利塔不悉所自來欹而向右忽雷雨大
作復如故循臺而下走北臺道也右脇有萬年冰僧廬
百許居之冰積故厚今以旱消且十之五杜陽雜編唐
順宗時拘彌國獻千年冰語故非誣迤邐而北有水泉
庵其左有白馬寺云摩騰駝經所由時漢都洛陽從隴
右河外諸郡寄徑此則迂矣嶺中有諸佛浴池池亦泉
井也文殊足跡在上是與魏文人馬跡獅子跡真妄蓋
不可辨也我宋月十五日四方人於此飯僧日以百千

計西有打毬臺度走馬嶺與中嶺俱抵北臺二臺相去可十五里許臺一名叶斗峰峰上積雪尚盈尺按黑帝汁光紀叶當作汁寺曰演教其後望大同郡目力所至可三百里中有山間之太原大同分山南北爲限池神獨號黑龍龍甚神安一軟則雷雨隨至余初登三臺覺諸山不爲下疑之比至北臺四面山皆左次知選勝者故不虛耳下臺可三里而遠度華嚴嶺凡五里過聚龍庵至法雲寺宿焉寺故團焦代王更之頗弘麗有文殊殿唐貞元時天女三昧姑修行處側有碧峯師影堂狀魁梧美鬚髯尺許曾寓此講華嚴經在國初擅名夜風

作虞不成遊晨起風小戢過觀音坪山坳風甚利然以面日不寒走十五里至東臺臺一名望海峰寺名因之以觀日如從海中湧起然自高山觀日出率類是山下羅那洞相傳文殊同時人髮僧維揚人者迎余入年七十五矣住山三十二年已過青龍池池故東臺主也上賜玉帶衣舄五臺龍池皆有之帶鴈物中貴人私易余因悟東臺青龍北臺黑龍西臺白龍蓋以方色而中東冒之耳夫玄武之當參嶺西方玉女之居東岱寧止一井爲然哉登師遲余飯觀音坪之小室因攜手步而下山可十里始輿而至永明寺寺緣起余特有記焚香

禮佛觀登師所造銅殿文殊象唐王縉創五山祠銅瓦
塗金此爲再遘汪司馬伯玉先生遊太和見銅象殿駭
其精美奪目儼若化人之居卽令國工不及彼以人主
力爲之此乃出老僧高廣視太和幾倍而此者三令司
馬見若爲嗟異左右翼以三樓皆累瓴甌以藏經避火
災也其前爲無梁殿大都登師指授而請於

上以法須來代住持須師武陵人領僧五百人二年之
間金碧煥然萬衆無譁因觀

聖母賜須師虎魄頂五佛字冠金珠頂十佛冠夏冬千
佛衣各一領上人軀幹洪大衣必適體與常製殊拜讀

上所御書佛說眼明經十二卷蓋以

慈聖病目祝釐云 皇貴妃亦手書經一卷并什襲藏
之遇景陵僧海義已攜之過塔院寺塔爲阿育王所造
藏舍利者八萬四千之一也久且頽而

聖母新之旁有文殊髮塔修塔時見之者言髮黃金色
旁佛足碑則後人所摹刻寺以塔頭建後有檀香轉輪
佛內物也已過殊相寺以文殊見象故而 皇貴妃新
之妃父嘗修寺勒其名於甕好事者以聞因檀施云已
過紫府廟紫府者五臺山故名文殊易以清涼其後更
數名今遡其所始而爲廟祀山靈主之者亦僧也已過

羅睺寺初有西域法王至今奉香火者多番僧去來不常悉能爲漢語問之則河州弘化寺僧也已過圓教寺亦以法王建有銀印曰清修禪師後葬山中已過廣宗寺亦以法王建有鐵瓦殿欲置臺上而難於轉運遂置諸此天竺僧年七十六寓焉不通漢音已過文殊寺亦以法王建永樂時造六臂文殊像甚奇有鼓有柄人皮冒之徑可二尺許亦內賜也番僧精舍修整佛燈及供給多西竺物繞永寧寺後行有李使君新治靜室使君前身爲五臺僧云宋馮京死而復甦曰適往五臺山昔爲僧時物都在言我俗緣未盡遣歸作文記之李使君

事相似旁有三塔寺廢其後北山寺有法照金剛窟門盈尺中窺窈然或聞天樂或見諸寶藏焉隱峯禪師倒立而化其妹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以手推之遂踣就闍維收舍利建塔今不審所在月上復與登師步金殿光彩煜煜射人不寒而栗晨起出寺百步度橋橋下泉清泚水石粼粼前有巡檢司舊以僧俗混淆設官譏訶罷久矣居民可二百家屠沽優雜子女誘僧崇飲宣淫而亡命偷魁窟穴焉邑之猾又私爲市僧是物輒權貧僧尺布斗粟恒割半甚苦之永明寺僧持戒足不出門望之攢眉余聞伽藍陀長者先以地

施外道後更以施佛官家何愛此尺寸地不以異僧而
令誨淫誨盜乎又里許過玉皇廟蓋帝釋宮之訛也巴
過竹林寺亦新改作易向其前方空闊有舍利塔三石
函可升許寺僧鎮澄都下人嘗修清涼志出所著書數
種勃率理窟余里中有僧惟定富水人薙髮荆之護國
寺以聽經至甚朴野出門遇吳僧如碧僧亦能詩顧小
侯所建稱之駐馬與語惜相見之晚也已過獅子窩其
寺名文殊亦新整前有五色瓦塔四十里過秘魔巖取
道山澗流不絕聲茂樹亦時刺眼將至二里若鑿空而
入多青松紅葉間之石壁刻畫若碱級百仞文殊寺倚

其下春夏之交草木蔭映雲興霞蔚其稱秘魔則以木
叉和尚居之每僧來禮拜卽叉却頸惟霍山通和尚見
通便攬入懷拊背三下通起拍手便迴或曰高齊之代
比丘尼法秘禪定五十年無徙足薄暝發因咏太白詩
五峯轉月色百里入松聲步步惜別而去山名五臺或
曰以五峯象菩薩頂五髻或曰頂無林木有如疊土之
臺或曰五方如來之座或曰古今所載北臺卽中臺中
臺卽南臺太黃尖卽北臺栲栳山卽西臺漫天石卽東
臺北臺中臺古今無異東臺西臺古今差別或曰周穆
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示以四高臺是伽葉說法處因造

三會道場則臺何以遺一而慧禪傳亦云南臺寂寞人
罕經延一廣傳五臺復有四埵之目豈以是耶不則四
臺當別自一區耳佛典又言大震那中有常喜國又云
南方有國名勝樂山名高妙峯則翻譯之音不一或曰
清涼山卽鴈門郡五臺以文殊異名或曰燕京山一名
管涔卽五臺之一也或曰水經注溥池水西注五臺山
北其山巒巍然故號五臺又云晉永嘉中鴈門人避亂
入五臺山見仙人爲先驅因而不返尋訪莫知所在俗
以爲仙都今行本逸此二則地志代爲仙都忻爲聖阜
而趙簡子獵常山西占紫雲之瑞疑卽所謂紫府者耶

登師宿余新樓望見之余因名樓紫雲或曰無印臺趙
襄子登以觀代在恒山頂隋煬帝於此避暑因天池立
宮室號西埵南繫舟山上有銅環船軸帝堯時遭水繫
舟文殊見此號南埵北覆宿卽夏屋山山後魏孝文避
暑往復宿此下見雲州號北埵今志恒山天池夏屋覆
宿與五臺不相蒙無論晉永嘉雖簡子亦應在文殊後
乃其時都不聞有佛教迄於今文殊盛傳而仙聖之地
杳然柳州文稱雲代間有靈山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
而畫野分疆五臺專在代不在雲矣或曰山不峻嶮惟
所處地高故易寒游人不辨三月糧染指而罷而弔詭

之說易起四臺卽西極化人事寓言不足信然耶否耶
又云中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東臺高三十八里
頂平廣周三里西臺高三十五里平頂廣周二里南臺高
三十七里頂平廣周二里北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
三里亦不盡符要之五山無棘刺無邪蒿亦無參天合
抱之本枯草寸許滑賦人馬易失足南臺以稍庳不盡
爾也校余所遊蓋木爲瓦以禦風列木爲柵以代墻列
木爲溝以引泉長至里所類峨眉僧廬負半壁足二分
垂外類巒嶺架木類蜀棧閣云陳履常談叢葵州李翁
與鄉人游五臺衆少皆騎翁老且礎足獨步而至衆所見

如常翁與山東老人見樓閣千疊余不以恢台盛夏木
蔚草滋時至又不能依倚登師久住庶幾遘離嶽火球
麗農瑤室洞光珠樹玉澗瓊芝自明之金環光之璧竊
自幸者山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每有大風吹人欲墮六
月披裘猶懼不勝以故遊或不登臺卽登不必徧而余
以杪秋來風恬日暄無所患苦五臺咸託足焉舍輿而
騎舍騎而步六十老翁不煩支策上下石蹬崇嶺不躓
不什因笑謂同行者今李翁所見了不異人第不爲昔
李翁臂便足勝多多許抑何修而臻此法華導師於險
道中化作一城疲極之衆生已度想生安穩想則余所

徼惠於佛力山靈者度越尋常遠矣是不可以無記

金陵城北三寺游記

太史焦弱侯數爲余言城北三山之勝也會黃安耿克明江都顧所建至三月十有三日命駕道右城連山自雞鳴覆舟而北陂陀逶迤道左多蔬圃夾道竹樹宛若郊垆出神策門小市百家迴瞰玄武湖春水新綠烟草迷離山翠撲人衣袂車騎填咽州燁聲震林谷蓋白土岡有司疫神都人傳爲神生日香火奔走纏屬可里許而別取道至嘉善寺寺故名鐵石山俗呼老鸛山山椒有石佛閣正統間僧法通繕之請賜今額山多石石多

異狀其著者曰蒼雲巖故有洞卽洞石爲大士像上覆以閣石爲閣所掩太史易以石蒼雲始可攬結矣好事者張生大晉董其役乞太史識之而集蘇端明書勒巖中其前復一石如雷門鼓舊有亭亭圯而石亦顯名之雲竅山後石壁立數仞中裂見天光如一線因以爲名太史別爲閣於左而加崇廣閣枕石名曰嘉石登而望山四塞鍾阜巋然松楸王氣雲興霞蔚其下麥隴花塢碁置繡錯大暢心目初爲閣時下山取水道遠工作病之忽右趾石間有泉可濫觴衆斟之不盡飲之清美寺僧於今賴焉太史屬余命名余取詩小雅檻泉云下而

飯殿後軒軒左右牡丹各一高大各數尺花各累百香
氣菲菲襲人克明賞以大白余三人不勝杯酌凭欄噴
噴而已飯罷至幕府寺寺在幕府山麓晉元帝自廣陵
渡江建康城荒落府第居北山下因以山爲名或言王
導建幕府于此山山是以名梁武帝與誌公來遊見林
巒殊勝命建精藍初名同行一名勝遊後改秀巖院嘉
祐中又改寶林寺鞠爲茂草矣太史慨然欲復之而難
其人僧如方如覺有戒行任其事方兄弟三人父死分
產貽三子方不受母與兄弟不可因以爲修寺費而所
善二檀越復禪之故不丐貸而寺工舉隣僧怪且忌昌

言方掘地得金若干盜操戈入室亾何有也撲殺方太
史傷之不忍入寺寺復廢而有中涓李氏崇信燕僧性
恒迎置其中盡捐貲修寺累石爲垣八觚導山泉濬池
如泮環之而更爲門面鍾阜所建與中涓談方悟爲舊
練也嘗司摧龍江關譏征不苛復毀家佞佛將無有宿
因耶太史克明止精舍中獨中涓從余與所建行四百
五十步而至達磨洞延袤可五六丈許高三之一云折
盧渡江時嘗憇此有喬莊簡小篆三字洞下臨江烟波
莽蒼變態非一盪胷裂背憶古人語大江如索帶舟船
如鳧鴈遙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信然矣復循仄徑下

有石穿若門門側洞不盈丈置一人榻復循仄徑下有
泉涓涓吐溜所建掬而漱頽歸僧設粟飯問山故實仙
人臺虎跑泉孫大帝石床石榻晉元帝五馬渡化龍亭
宋武帝武帳岡陳武帝破北齊軍山下虜其將四十六
人後主幸山校獵虞世南獻賦晉穆帝永平陵宋明帝
高寧陵晉王導溫嶠明康茂才墓都失所在檢諸志或
言幕府山又名石灰爲建業門戶魏人至瓜步文帝登
此山觀形勢齊師伐梁至鍾山龍尾南北固峽有石洞
西北峯曰夾蘿亦曰翠羅或言幕府寺在石灰山或言
齊明帝葬生母沈太后幕府山寶林寺西南俗呼國婆

墳考宋文帝紀魏人南侵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圖經
云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似非幕府弘濟寺亦非山境
而石灰幕府或爲一山或爲二山或可通稱鍾山張敦
頤六朝事迹寶林不言沈后墓寶林幕府二寺亦有分
有合歷祀綿邈建置因革不常傳信闕疑可也寺傍有
蘆云卽渡江遺種史言宋高帝伐荻新洲洲與山相對
安知非是可資一噓小說又言門無草出兔牀國一名
離地草其葉似蘆藉草離地二尺不步而行行速於步
所向無礙欲止則抱定一物達磨所渡以此亦子虛烏
有之屬也太史感想平昔觸物悽懷若王珣之于林公

徘徊而去至崇化寺寺無垣而山迴合松逕可一里幽
靚宜人布席于梅花水水有二俱石壁下出其一有泉
眼其一上有松若石楠二水相去丈許僧以構室爲垣
間之問所以名梅花或云泉沸水面若梅花以僧侵葬
傷地脉不復然或云山故多梅僧舍亦有牡丹二株與
嘉善寺等克明評紫者勝山左右泉從竹中趨澗琮瑋
如遠公廬山蓮花漏出門讀魏文靖碑寺垣故五百步
而遠不若今無垣疎豁也上元新志嘉善寺在太平門
外梅花水在崇化寺而諸寺中又不載崇化余惟金陵
饒佳山水文物之盛昉于六朝東渡者爲帝正統西來
者爲禪初祖皆肇基此間爾時巨麗之觀瑰奇之迹滅
沒弗廢徒寄虛名大千世界成住壞空人王梵王將若
之何太史家世金陵宅心域外覩三寺興替數矣里居
十有四年此籬落間物尚不能日月至吾輩寄耳目於
人取須臾之翫討求往蹟如按圖索駿又欲勒姓名垂
不朽如杜武庫沉碑計直是有情癡耳

華山游記

華山隸句容縣距縣七十里而遠距南都八十里而近
初長老福登範銅爲文殊普賢觀世音三象奉文殊於
五臺奉普賢於峨嵋各因其現化之所觀世音應在普

陀而會島夷犯屬國我師勞費七年僅邀天幸遁去驚
然有輕中國心象至彼夷航海來朝且爲封疆患艤舟
江關猶豫未決有獻議者華山寶誌公庵可增式廓也
遂輦象居之更庵爲寺

上賜名曰護國聖化隆昌云登公數爲余談山之勝而
法須故代登公主五臺以歸展墓寄徑金陵諸芘芻聞
其來迎之結夏因招余游屢爲期且踰歲念此後無適
主者遂以四月七日同陳山甫楊元素大兒營易往先
夕風甚厲比旦側寒挾續由御賜廊歷北安門出朝陽
門草樹上下一色黃屋青林承以晨旭居然趨朝光景

經神烈山馳道如砥鍾山葱鬱造天夾路萬木森聳如
羽蓋霓旌行人如交戟之內冷風則絲竹飄風則海濤
六月無暑無論清和時矣三十里飯麒麟門路室郭城
以土善崩攝司空事者請繕必以磚約十年訖工出郭
畛隰彌望農慶麥秋度三小市而達東陽鎮上元句容
二縣界也鎮人可五十家以名醫自標者七余調元素
無自矜鴻術何地無才小溪通龍潭大江華山薪樵舟
載而鬻利視力田有加過范家場數里抵山麓微雨舍
籃筍步入寺禮佛謁銅殿象象塗白金爲白衣莊嚴妙
好下而飯圓祿房圓祿者登公所屬造寺者也三中涓

將作館其中而虛左兩楹館余飯已復登周閣恭覩
上與

太后頒藏經各一部七年前嘗施千金而中涓送經者
還報寺工才十半復令諸椒房若左貂以下各捐助凡
四千金將至矣四顧白雲瀾漫如陸海風雨隨之如蜃
結鵬運僧言山欲雨候輒爾巡簷入殿看諸僧作晚課
而退就枕簷溜猶有聲至明而霽是日浴佛金閭賈客
載長明燈飯僧米麩三石果蔬諸物稱是三江中流遭
風舟幾覆忽得渡龍潭泊東陽登岸衆譁然訝爲佛力
考佛生日或言周昭王或言莊王或言貞定王或言殷

武乙或言生年有八别周正四月非今四月爾時西方
不通中土以曆定甲子寧免紛紜憶京華此日間賜百
官不落英故鄉僧餉青粃飯不可得矣從南上有團焦
僧真儉日以豆計誦佛號其門見大江及江外山登公
本意安象殿所相土者以華山矗出雲表凡三成殿基
實山督脉四山環之如負辰如步障西向嶺蜿蜒其睚
誌公拜經臺青龍作案昂首如躍於形家宜喬木千章
啼鶯時有折而東南下有蒲團白石止水回龍庵蒲團
或言蒲堂訛爲葡萄二三老宿居焉庵趾周遭崕嶮無
名田廬雞犬自一隩區折而西嶺凹亦見江與江北山

下爲僧蔬圃亦可建靜室伐石者陶冶者取給於斯可
里許而得誌公黃花洞高三尺修二十尺相傳誌公悟
道處旁有秦僧團焦僧嘗游余邑能談邑事洞後沮洳
僧深其口泄水余謂上與旁可仍舊無鑿渾沌竅洞前
地二丈許疊石爲岸架閣岸下石出泉如井汲之不竭
葦腥人觸則爲祟復西行半道山石嵌空履之有聲可
十丈許因訝靈谷琵琶胡乃寂然稍上有碧霞元君祠
遺址下小坎號龍池蜥蜴十許僧云某公嘗乞見之不
得歲旱以禱雨輒應又稍上有雷擊石焦裂是何怪物
窟宅已升臺巨石位置參差磊珂相扶踞而小憇指顧

江南北諸山遠則三茅金焦近則栖霞牛首或可伯仲
鼎立鴈行鍾阜龍飛在天此爲虞賓不純臣禮最近如
銅山之屬餘子碌碌何足數也丹徒儀真六合諸郡邑
水雲烟樹縹緲斐疊如博山鑪氤氳南都王氣糾結輪
囷如五城十二樓雕繪滿眼報恩浮圖如不律五采毫
大江如匹練可曳而取臺東址復有龍沼較西池稍狹
亦有蜥蜴鄉人禱雨較西池更驗方議建龍祠復還臺
坐微颺徐來草木香發作旃檀薰陸鼻觀僧言盛夏黃
花滿山如金蓮不種而生山以此名禮王藻大夫玄華
註云華黃色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詩小雅裳

裳者華芸其黃矣山名取義有以也還而僧指一山首
平日切菜墩冠達帝爲誌公飯僧地事無據名不雅馴
應有以易之其地亦可建靜室而有井虞誨盜覓徑從
僧圃還已行飯寺門右池上泉伏流池中朱魚萬頭錯
以瑇瑁諸色施食爭取羣遊成隊池水盡赤胡床坐觀
林水翳然便有濠濮間想山甫快意大叫得未曾有有
中貴故隸大璫張成株連罪廢談成所以受譴與掖庭
永巷曲折頗悉其儔戒無多言乃已余誦王建詩不是
大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衆爲微哂步而上象殿
旁有二樹名菩提山甫言斬春歲販此樹實無萬數是

鉢塞莫否余曰菩提本無樹實之則無名於何有翼殿
二藏經樓累瓴甃禦火而除其隙擬爲四十八願樓山
中僧募秦晉人金數百以娶婦從軍想如調達入地獄
自喜不減四禪天樂日漸下度夕陽看山有奇致復與
圓祿上真儉室稍右有凹攬結江山殊勝祿云可建閣
良然又下坐池上月從樹間照人游魚撥刺出聽夕梵
僧言嘗掘地得棺廣六尺長十有二尺發視惟一罈歸
之中貴人又言象未至時山鳴經月當置殿日山下人
望上有旛刹矯若游龍山時吐光怪如霞如炬如燈炏
釋家幻詭之談有萬倍此者存而不論可也天闕靈秀

以貽聖明花宮蓮界忽如飛來忽如化成神通煜赫擁
佑萬年之曆凡屬瞻禮若爲讚誦詰朝取舊道下循池
而得橋琮瑋聲卽池泐流泉可百步又一泉會之爲池
池旁橋入澗過橋又得石門洞穴受風如潮音須公欲
擬普陀更名又有欲爲閣洞旁者稍下嶺名歡喜凡陟
險而夷如岱宗巖上五臺俱有歡喜嶺茲山行殊無苦
而人情懷安以趾臣目頓成異境山窮探天井泉田間
草頭露沾衣履若濯泉方廣可十丈云與潮汐相應萍
藻冒之綠不見影流可百許步道傍復有楊柳泉會之
小橋流水二三人家白板扉映帶其間有銀杏出地卽

分兩幹合抱如一垂蔭半畝數百年物也里許又得泉
有橋俱名河充諸泉滙爲大澗溉田萬畝已過金姑庵
庵女僧六七人當蟠龍右脅卽龍潭鎮背也上爲李文
定先生先墓山陂陀而龍潭支河趨之大江繞其右地
靈人傑固非偶然復至東陽鎮於中得一弄則走攝山
道也按志秣陵郡嘗改東陽東陽鎮在琅琊鄉宋葉適
創瓜步堡屏蔽東陽又稱華山與竹里山皆在縣北六
十里有翻車峴見鮑照詩劉牢之斬王恭帳下督顏恭
宋武帝破吳甫之於此竹里城在鎮東鎮于前朝稱要
害問之人無知者志又曰秦淮源二一出句容華山一

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門入都城天井
諸泉當卽秦淮水源也梁武帝問華山何如蔣山高薛
對曰華山高九里似與蔣山等泉水倍多兩言是山實
錄矣真誥所云鹿跡華山卽宗居華山註屬南徐州界
別是一山耳又考諸傳記誌公產東陽市古木鷹巢中
朱氏收育之舍宅爲寺七歲依鍾山法儉爲童子儉名
之曰寶誌於道林寺修習禪業或見景陽山或見龍光
屬賓兩寺或往來興皇淨名兩寺都不及華山然市距
山不一舍寧詎無公遺跡昔人構庵標公名必非無因
山前有東謝西謝公受記家其族猶繁生女多持齋旣

山由公顯何得庵以山廢余憶公語云人道班鳩拙我
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豈以華山爲家以
瓦宇爲美志在大乘視帝釋官猶脫屣耳所葬獨龍阜
建木塔更以石今爲孝陵夫沙門不敬王者猶然奪
之不嗔毀之不愛况歸依西方之聖慳此一拘吒迦乎
昔張僧繇畫公像不就以爪劃破面門現十二觀音則
華山之爲普陀公所幸願也釋家以達摩誌公俱觀世
音化身同時顯化南北或用爲疑夫化身千百億復何
疑二身是山事觀世音卽誌公在其中余言又多乎哉

攝山游記

攝山距華山三十里於歸途不甚迂二沙門一中貴使人先於所往日亭午至矣門有池種白蓮蓮葉田田也一名月牙池道左靜室張孝廉賓王授徒甚衆道右唐高正臣所書高宗爲齊明徵君碑嘗沒圃中御史李燾父宜翁發之殊有虞褚法碑陰棲霞二大字傳亦唐人筆極有好勢徵君名僧紹捨宅建寺名棲霞唐名功德名妙因宋名普雲嚴因崇報名景德名虎穴亦再仍故名洪武復棲霞迄于今進天王殿蓋門也僧募象彌勒其中進大雄寶殿禮佛二殿棟宇宏傑金碧熒煌中貴人新之諸作尚未斷手銀杏二本高數仞徑圍丈許定

先朝物出西廂門過珍珠泉泉上噴纍纍如貫珠而瀦之爲池覆以亭可環坐至圓通庵庵所繇起襄陽高僧真節奉殷少宗伯石刻吳道子觀世音真儀陸太宰所範金像于庵庵火二物巋然獨存巨商感其異載木若甃更構視昔益鉅麗嘗講經至法華多寶佛塔品塔見相空中因建塔庵後中貴人還白

慈聖賜金縷袈裟真節表謝綴以偈吳人周公瑕書其寫照上庵住持性麗肅客而入老僧如珠楚人經學通明皆節徒也以沙彌導余游元素不能從惟山南暨兒營易與俱東行有施食石臺金壇僧喜峰首事而真節

成之度嶺得石坎廣尺深長倍之謂巨人跡有千佛巖
三大字巖之尻也有蟒洞鎮以石佛蟒率產嶺表此或
附會梁武帝郗妃事乎懺悔升忉利天矣清波志云其
地鹿苑院土人名蕭帝寺者也下觀石塔七級初級刻
諸象如髮四周金剛力士又上刻諸佛雕琢巧緻柱有
諸佛及經呪尚可辨識鐵爲鈴索存十二三隋文皇遇
異尼得舍利數百分三十各州同日建塔以藏此其一
也有靈應見王劭記大都所遣僧與守臣阿邑語或曰
南唐會繕之前亭兩接引石佛高丈許與塔同時立者
象貌衣紋有顧虎頭法塗以金引品外泉爲九曲池名

八功德池已枯余失笑功德不可思議矣泉在塔垣外
之右中峰澗水伏流而出亦爲池亭覆之中鑿石爲蓮
花泉虜沸而起池不浸者尚三尺而羸不可濯纓不可
燭鬚眉宜不爲鴻漸所品從此以往多澗溜盤石或衡
爲梁可聽可憇左就石爲無量壽佛高四丈許旁觀世
音大勢至殺三之一徵君與法度師講無量壽佛經夢
巖有如來光采又依稀見之欲造像而未果其子臨沂
令仲璋竟父志焉後人以三聖殿冒之得無佛頂伊尼
乎門左爲退居老僧清栢病而鬚髮鬢髮頰白若維摩
詰吐屬有致几案都雅登其閣曰紫峰孫以德少宰所

署以對紫盆峰也余曰去其峰而可矣閣左扉可望中
峰其下有泉供十許人朱庶子元介署曰甘露余復名
之蒼麓四山蒼然泉出其麓與山一色偶合清栢別號
云升巖覽千佛齊文惠太子竟陵王豫章王田英宋江
夏王霍姬等次第所爲梁臨川王加飾焉上紗帽峰片
石突出肖之前代紗帽可通用今獨以呼官人冠遂覺
此峰不韻古松數株自石罅中出拏攫飛舞爲峰增勝
下至白雲庵又數十步得白鹿泉庵傳爲徵君故宅宋
張瓌讀書處見王安國記庵後石壁二孔出泉方池貯
之不溢不涸有樹糾蔓如搏羊角而上花似蓮蓓蕾名

石蓮花泉名或以居人逐鹿或以徵君馴鹿或以此卽
白乳泉後人妄爲白鹿耳傍有小石塔卽空安禪師闍
維處也從此往多茂林屏翳如突夏竦窳上不見天松
風謖謖披襟而當之爲之暢然已至凌虛室試茶亭皇
甫冉有送陸鴻漸棲霞采茶詩茶今堇有無製者所謂
白乳泉湮久矣山冢神祠舊說楚大夫靳尚自通法度
師主此山七百餘年求爲門徒受戒廟薦斷牲醴尚受
秦賂誘鄭姬惑懷王去張儀楚以敗辱屈原憤死明徵
君生於宋不爲齊臣託名山淨土終老尚如有知顏面
若爲相對或云下洞蟒卽尚所化此寧當受香火僧興

善又以夢爲碧霞元君祠又闢四門爲娑婆四聖庵玄
帝三茅君象狐假威蛇添足非山靈所安宜專祠徵君
表爲山神可也徵君初游山野老諫多猛虎毒蛇久絕
行迹徵君曰忠信可蹈水火物何能爲結茅茨居二十
許年不事人世夫徵君不私有宅寧私有山在徵君則
可在祀典則不可盛仲交小志言廟舊號江乘祀徵君
子仲璋仲璋令臨沂非江乘山下地有江乘營稱江乘
廟或本此晉析江乘建康縣置懷德臨沂卽丘陽都四
縣則臨沂可稱江乘南史僧紹住江乘攝山攝山隸江
乘自其父已然禮子不先父食舍父祀子非也山名攝

或以自攝至如飛來或以生藥草可攝生或以峰最高
總攝羣峰未知孰是一名繖山形如張蓋阿堵所及北
大江江外諸山西鍾山東南金焦諸山延袤千里老僧
明曉澧州人指示余此爲南都下沙江干天寧帶子兩
洲三年前江漲洲上人蟻附山下避水而兩洲厥淤漸
廣原田每每千畝萬井畎澮距川儼然唐虞三代之制
小麥青青大麥黃間以綠樹映以朱曦臨以丹崖翠壁
土木如衣文繡黃天蕩最灝漾舟楫往往戒嚴比日出
小洲久當更長南都風氣翕聚金湯萬年之兆聽其言
良可喜又語余竹籐港敗軍河是金兀朮敗時所掘以

奔六合者也兀术爲韓世忠所扼潛匿攝山是時建康
守臣何在不加遺一矢與韓夾攻兩軍對壘寧無斥堠
偵騎宋史又言相持四十八日金人掘港若罔聞知何
也別而下覽天開巖唐公巖迎賢石石房禹碑諸勝天
開巖於石犬牙中有隙劣容人目以定體足以步目手
以輔足自下而上殊覺奇險余自高遞降無驚怖故腰
膂不作楚唐公巖深峭復不敵天開石不似房浪得名
耳迎賢石或言對中峰頂若迎之或言徐鉉宅盛園池
在寺東北有來賓亭豈所寄徑耶以諸石較洞庭石公
邾莒之與齊魯也空谷傳聲人境闐如竹樹結陰杳然

太古唐宋人題名甚衆多剝落存十一于千百耳禹碑
于山無涉山下院衡陽山禹碑出衡山麓或以是故巖
側有大覺庵出庵小逕數武卽汧西凹人以紗帽峰前
一平石爲明月臺其地可望江導僧言非是日西匿詰
朝當請游其是者余謂臺以月名明月夜何可無臺兒
子勗剗勃窣而升有嶺當山中見江月金波注射餘皇
隱隱可數於臺名殊稱僧復導過嶺以爲臺在是酷不
類其下陂陀云有金銀氣不生草木而水浸潤淖淖流
入汧西凹去如珠言汧當作塢歸宿僧房雲間曹叅軍
元茂海虞周茂才孟爲過訪坐談有頃別去晨起報二

君謁問古佛已移置別庵往觀之高二尺許法會上人掘地所得土花黝碧旁文殊庵有舊大士象門前卽疊浪峰石無陡峭勢而草樹畫界如城級如甃穢擬諸形容故不謬其右般若庵知曠師所建廢而僧慧光與王仲房山人築石臺書四十二章經悉嘉隆間貴人名士筆汪伯玉先生爲記詣方丈復至大雄寶殿右壁觀江總持碑燬於唐會昌而宋康寧時摸刻者門外兩山相向釋氏名獅象形家名龍虎云余生平交游其人又見其游此山有記者婁江王司寇雲間馮觀察武林黃工部不三十年而所見與記不盡合方丈禪堂之互易也

明月臺疊浪巖汗西凹試茶亭之兩有也虎洞虎穴或在寺門山或在圓通庵也其廢者唐咸通南唐太保二石幢宋陳氏繡佛幽岩庵默坐軒白乳泉也其過譽者五色土也其不可知者自鳴鐘也其地是而名非者宴坐臺之爲定慧庵太虛亭之爲凌虛室也鹿野堂之爲法堂也翠微庵之磊砢閣又爲紫峰也邇日中貴人建置紛紜益難質究矣其有名而爲他所掩者中峰也法紹與法度稱北山二聖知顛造寺三十六所以棲霞靈巖天臺玉泉爲四絕而開山獨歸法度也晉扈謙曾隱此而獨歸明徵君也南史言仲璋痼疾家貧弟山賓乃

行干祿仲璋爲令無乃以佞佛貧乎或以佛故請臨沂
乎史又言明氏南度雖晚並有名位齊書仲璋名元琳
皆不載官職又云僧紹乏食隨弟慶符之青州父子皆
依第而食高逸略同仲璋況有功山寺祠必有因而名
獨歸徵君也山賓荅神滅論於釋典頗有會臨郡出倉
米贍貧後刺史以爲耗闕追責籍宅入官默不自理更
市地造宅梁昭明言其珥金拖紫恒事屢空貽詩以庚
桑原生擬之蓋庶幾大隱者旣父兄爲山中人能無蹤
跡則坐仕宦掩矣唐碑以棲霞名肇僧辨史言徵君隨
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棲雲精舍欣翫水石不一入州

城則棲霞名似倣棲雲而作又言徵君往候僧遠於定
林寺齊高帝欲出寺見之不可遁還攝山建棲霞寺而
居之高帝甚以爲恨史當不誣今墓已無考宅址亦若
有若亡雖佛塔祇樹來自六朝以久特聞定有盡時惟
山外江山山中石壁譬諸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三先生記出總持正臣兩碑上殆與山俱不朽哉憶工
部游時年甫三十余今倍之司寇未至絕嶺觀察會假
軟輿余以半日之晷徒步之力披綠陰援紫藟得其勝
十六差可傲三先生耳歲不我與倖難再徵聊識大略
爲歸日臥遊之資其於山則渾沌施眉於三先生則東

家捧心矣

臨城郭平南三十余今奇之石室未至臨嶺瞻察會野
三尖坐踏出縣林五里兩輪上欲與山身不殊若對王
山於武山山中石壁巒嵒日良然古常具而米景常陳
百苦土巖嶽峯形固來自六陣以久巷闕安有盡却掛
武之高帝甚以為異史當不遠今墓已無寺宇世亦甚
林寺齊高帝始出寺良之不可戲巖巖出裏對寶寺而
其傾對寶寺以對對雲而對又言對岳岳卦卦會靈於室

大泌山房集卷之六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牛首游記

金陵勝境攝山牛首齊名而攝山稍遠余先游其遠者
越四年蹉跎未果叔弟擢夔府丞已入舟賈勇獨往余
甚愧之友人汪士能促余甚力以九月八日偕陳山甫
士能弟有威子子桓子桓師曹元薦內兄江仲隆出安
德門折而南里許徑漸闢田疇相錯廬落時有是年旱
季夏雨方足以兩山麓受小雨輒潤故歲頗登稻香逆
風襲人周遭茂樹綠陰不減纒夏數里憩漫塘井亭亭

名流惠卞氏濬以濟道暍者吳人袁魯望爲記有橋冶
鐵爲之廣尺許長丈許名鐵心橋韓山當其前以韓憲
王陵故名已經唐定王母李賢妃陵松楸鬱然中貴鄭
強冢在其間百有七年而宰木與帝妃帝子等其族頗
蕃歲時伏臘之祭殆過之矣過劉村訊土人雪坡道人
葬地紫藤生處皆莫能對今古賢愚同一坏土道人辭
侯封不求身後名又何論玉魚石麟下里僞物哉所經
山木畏佳望之路絕忽從小丘中度如此者二抵弘覺
寺寺枕牛首山膝有辟支文殊遺跡南朝名佛窟後名
崇教正統初中貴王瑾拓之御賜今名

高帝駐蹕有詩

仁宗獵龍山幸之亦有詩

武宗至山江彬畜異謀山忽鳴駕還岳武穆禦兀术覆
諸山下令百人黑衣入金營金人驚自相蹂躪又以騎
二百卒三千乘之大破其衆而流俗言

高帝怒山北走杖而割之畀宣州甚無謂也再上爲白
雲梯凡百級士能置頓凌雲堂畢主僧淨德以徒導游
入禪堂其右漢壽亭侯伽藍闔扉孔如彈丸塔影倒垂
案帷中晴晦不殊京師天寧寺影在佛座後有二三皆
全體直上校此更奇出登善來閣閣事彌勒而無著天

親左右之歷接引殿華嚴閣讀咸通時碑至辟支佛塔
建塔者取後代高僧舍利藏其下時放光非辟支所遺
也壁嵌宋人小碑二記塔緣起其後則辟支洞有石鉢
孟唐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宋尚書右丞徐爰博士
司馬與之太常丞陸澄議郊宜正午山當午地移郊壇
于山東執事者百餘人游西峰石窟遇一僧趺坐問之
忽不見但存錫杖香爐梁時司空徐慶于其處造寺名
佛窟此建塔之繇也或曰洞有石鼓天欲雨自鳴不知
其處或曰山南芙蓉石可坐數十人者是僧引觀仙竈
如甕中四面塗之投以薪自有風如鼓鑄聲旁二釜可

容石許釜外爲烟突云文殊遺製他蘭若倣之卒不就
此與五臺清涼石並稱靈蹟然是巧工手耳最上至天
闕初晉欲作雙闕王導出宣陽門外指牛頭山曰自此
天造改作何爲陸倕石闕銘晉氏浸弱假雙闕于牛頭
趙宋時人刺導無稽妄談昔王珣道江左地促不如中
國若使阡陌條暢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偏
安之代財力正詘導假雙闕于牛頭與其建都不欲盡
一覽別有意似未可盡非也余先登右闕見大江江南
北諸山可千里爲之一快闕下有洞道流所栖旣去而
野豬襲之因以名物之不可無所託如此衆皆拚口兩

闕後有飲馬池水不涸而濁甚僧雜取汲云傳自梁昭明者無據有三茅君行宮廢其二惟三茅在右闕下而里人不及至句曲者猶就山頭焚香楮望拜下過兜率巖文殊洞觀卓錫泉泉竇深廣不盈尺復無水離之二尺許有竇名佛足跡水一勺耳過彌勒殿涵虛閣下登舍身崖岱宗叅嶺白嶽皆有之此不足當十一有藏經石幢有觀音閣燬于火尚餘二礎旁二幢則瘞造閣兩僧崖下有太虛泉泉視諸水獨清有應真羅漢碑僧莫知所在已觀地湧泉泉出石罅日汲不足百甕汲者必以後先爲次一名感應謂龍女指授今鑿石壁祀龍王

更名龍王泉已登左闕高右闕當數十仞下登七級浮屠唐代宗感夢造此其遺址以在天闕下陟其巔目境轉覺隘耳歸凌雲堂右有臺宜月布席其上士能數浮太白揖余就寢獨坐諷詠不減南樓胡牀之致晨起汪民部君倩與其弟孟樸來朝餽竟君倩兄弟登山余與山甫仲隆出門觀桃花澗古藤墩姚山人別業前二山一名獅一名象亦擬攝山云登獅山望山如一幅着色畫君倩在上頭飄飄若仙舉爲二詩贈之入游西隱東隱兩庵觀白龜池虎跑泉差多於地湧登臥佛閣佛身財丈六之半余舉庾公言此子疲於津梁袁羊言何嘗

見明鏡疲於屢照僧對此涅槃耳山甫問故余舉張協
顧敷語答之至殿臺下勒尹宗伯題秀蔭古今四字銀
杏一株圍可二十尺高百尺相傳唐宋間物野火不焚
猶有燒痕久不結實矣君倩下行酒諸君俱轟飲獨余
與子桓不勝杯酌幸及寬政夜登臺賞月興復不淺翼
日至祖堂山山故名幽栖自法融得道大信而其弟子
以爲開山祖名曰祖堂門首無梁殿事大士後亦有虎
跑泉左有法融洞洞有方石融趺坐處信師書佛字上
遂悟入禮馬祖與志公象馬祖少年白誓志公着幅巾
貌殊倜傥後殿禮融象竅茗而出殿前柏亦前代物余

至蜀求武侯祠柏所謂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三
千尺者亡何有也此庶幾當之寺頗幽勝而山四環不
能望遠香火不如牛首別而上獻花巖融師習靜巖中
百鳥獻花有歸雲亭喬司馬宇陳御史大夫鳳梧詩詩
皆古篆二公精此技也飯亭左小閣復上至拱北峰峰
有小樓再上有亭圯而望差遠芙蓉閣六觀聳翠二亭
次之所至牛首之勝一一可攬結其名拱北以鍾山在
北也余從鍾山之尾見攝山巍然特秀大江繞其麓則
江于京師遙相縈抱未爲無情下坐小星槎僧指銀杏
云貞觀時種者欲以敵牛首大則不及高則有餘矣或

疑槎于山寺不合吳都賦云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
延屬飛甍舛互三國時立柵自石頭至查浦新亭孫林
板橋相去各十里查浦卽查下金陵鼎族聚居橫塘查
浦間樓閣壯麗無比至趙宋猶然山下小溪雨集可通
舟星槎義或取此第考六書當作查不當作槎也君倩
以事先歸余輩目下春乃行華嚴經謂文殊顯化北有
五臺南有牛首領八千徒衆以居余巳酉九日游五臺
甲寅九日游牛首事亦非偶或曰經所言牛首在疏勒
國今江東者似之耳而高深宏麗亦遜攝山山靈或不
以後至見討乎淨德索余記因次第其所見聞者書而
付之

游莫愁湖記

余將之南徐與山甫俱乘舴艋泊三山石城二門間有
所遲未卽發逼仄殊甚山甫曰此去莫愁湖不遠盍往
觀乎舟子識其處者前導兩人攜而步至湖邊湖屬魏
國家中有小艇三四覓之渡不可魏國監奴將來捕魚
漁人具網罟以俟復沿仄徑穿委巷而出至大道過西
城兵馬司治所望二石狻猊則徐氏別業入門瓦礫滿
地蓋久圯敝而匠石方掃除更新之前爲四美堂是徐
髯仙篆後爲勝碁樓則徐公子筆又有扁曰湖山逸興

題出邢太史雉山字亦出髯仙髯仙故善古篆也樓旁垂楊數株鬚鬚作羽葆形勝碁未知所自豈謝安手談地耶按晉書苻堅大舉入寇謝玄問計荅曰已別有旨不敢復言今張玄重請安命駕山墅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以墅乞汝是不勝碁者張玄也非謝玄也而後人訛以爲幼度謝可冒張樓不可冒墅耶山甫爲之一粲左方有馮咸甫次唐人韻詩殊佳憑樓北檻而望鍾山龍蟠其右石城虎踞其左秀色猗靡若指掌上秋樹尚綠倒影湖中魚躍鷺泛暢人心目樓下引湖爲池

財得枯荷葉少許小橋可渡湖堤已斷其半堤中尚有亭址主人翁或漸次修舉能着兩三畫舫更佳余叔氏入夔門山甫與諸人謀置餞於此以蕪穢不治罷計向後游客必盛矣按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莫愁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唐人所謂南國佳人字莫愁也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余郢中漢江西岸有莫愁村一統志金陵不載莫愁湖三異又云曾見莫愁像石本衣冠甚古乃古神仙者流非女子郢中倡女竊其名則莫愁爲女子亦誤石城在竟陵郡有晉杜預第臧質爲竟陵郡時作石城樂莫愁村在其西盧家女善

歌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
打兩槳將送莫愁來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
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唐人詩莫愁覓散石城荒村近
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莫愁故爲楚女或以楚
山頭似郢而江水下揚州似金陵然郢視揚州亦可言
下漢水亦稱漢江而郢人又呼漢爲河那呵灘曲有江
陵三千三聞懽下揚州語則此二語未可爲吳郢分地
定據或言此地相傳有妓盧莫愁家焉或亦如三益所
云竊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與金陵聲之訛
石城與石頭城言者省文自可通稱亦非兩地判案也

又按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得江左舊曲及江南吳歌荆
楚西聲總謂之清商隋置清商署謂之清樂唐用十部
樂清樂在焉則天長安後不重古曲僅子夜等曲列吳
聲而西曲則石城樂莫愁等曲或舞曲或倚歌雜出荆
郢樊鄧間以其方俗謂之西曲莫愁如吳人曲不當列
西曲矣樂志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樂錄
曰莫愁樂亦云蠻樂是以莫愁屬郢之明徵也又河中
之水歌藝文類聚作古辭玉臺作梁武帝樂府曰河中
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
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

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沈詹事古意本此別有
還將盧文曲夜夜奉君王則魏時宮人故將軍陰升之
姊明帝崩出嫁爲尹更生妻者如何四紀爲天子不
及盧家有莫愁或未敢以妓方天子妃所指非阿侯母
卽更生妻矣由此言之古今有三莫愁而盧氏多好女
京山明山爭借以爲重乎山甫微笑曰君郢人欲專莫愁
京山實耳然其言辨可并記之

京口三寺游記

招隱鶴林二寺肇於六朝九華則萬曆中新造也
嘗以秋初同叔弟及陸長倩顧所建沈玄度程才逸

士賢兄弟遊卒卒未暇記今年四月謝曰可比部與余
會京口彭元莊侍御聞之柬比部雨洗金焦長江增練
君出游乎當屬吏人治具比部曰三山舊游惟三寺未
至乘此補缺幸甚遂呼籃輦行農人喜兩山川草木吐
色兩掖習習搏風視昔遊景倍勝矣過李長卿觀察桃
源莊觀察方與客弈闌入之延坐通姓名如舊相識因
導游園園之勝在石假山質理嵌空瑩澤可敵太湖不
顯斧鑿痕可髣髴無縫塔引招隱珍珠泉爲池曲折有
致如玉茂弘治建康城法亭榭潔不容唾亦不遣土木
勝人觀察欲留辭以須後期從此竹樹翳徑小橋流泉

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沈詹事古意本此別有
還將盧女曲夜夜奉君王則魏時宮人故將軍陰升之
姊明帝崩出嫁爲尹更生妻者如何四紀爲天子不
及盧家有莫愁或未敢以妓方天子妃所指非阿侯母
卽更生妻矣由此言之古今有三莫愁而盧氏多好女
令湖山爭借以爲重乎山甫微笑曰君郢人欲專莫愁
爲故實耳然其言辨可并記之

京口三寺游記

京口招隱鶴林二寺肇於六朝九華則萬曆中新造也
余嘗以秋初同叔弟及陸長倩顧所建沈玄度程才逸

士賢兄弟遊卒卒未暇記今年四月謝曰可比部與余
會京口彭元莊侍御聞之柬比部兩洗金焦長江增練
君出游乎當屬吏人治具比部曰三山舊游惟三寺未
至乘此補缺幸甚遂呼籃舉行農人喜兩山川草木吐
色兩掖習習搏風視昔遊景倍勝矣過李長卿觀察桃
源莊觀察方與客弈闌入之延坐通姓名如舊相識因
導游園園之勝在石假山質理嵌空瑩澤可敵太湖不
顯斧鑿痕可髣髴無縫塔引招隱珍珠泉爲池曲折有
致如玉茂弘治建康城法亭榭潔不容唾亦不遣土木
勝人觀察欲留辭以須後期從此竹樹翳徑小橋流泉

縈繞足下時有三家之市雞犬相聞二麥作餅餌香萬
松籠烟濯露縹青沉綠故萬松關道也華表猶在非李
迪所書矣忽有丹樓出翠岫間以爲九華非是蓋招隱
新構鹿泉庵云數折乃至初丹徒邑子周棟有妻妾而
艱於子年且五十舉子夢地藏王有所指授翻然生出
世想間行至京峴山林中見山外大江雲霧盪胸曰此
可祀地藏矣遂毀家爲寺而從洪恩師祝髮稱門徒遠
邇檀施全集以地藏顯化在池陽九華因名其山小九
華凡二十年所費數萬不大募乞殿甫上梁其子夭其
妻妾亦爲尼無悔心寺爲石磴九曲入門復數折爲地

藏經樓樓殊宏偉又數折至殿東南數百步望青山刺天
刺眼大江東下如朝宗山故多松輔以雜樹葱鬱蔽虧
六月無暑山故多虎今絕無至者按志國初盜劫浙貢
使金詔捕急吏就馮淵卜馮曰月明犬吠二十八人扶
棺來是也如其言伏京峴山夜午山吐月村犬皆吠有
哭而昇棺來者數之得二十八人發棺金具在盜伏辜
然則盜不虞虎乃假虎威耶抑人言成虎耳志言京峴
山在城東五里峴山西南五里唐顧雲碑山分荆峴則
京一作荆或云京峴乃二山見宋王莊定公詩註李德
裕以北固爲京峴一支故有龍目湖在京峴山或云秦

見有天子氣使赭衣徒鑿湖中長岡因名丹徒或云梁武帝所扣久失其所又有平水大王廟學士蘇紳朝散俞康直提舉焦禮墓在京峴山宋時甘露降峴山統制詹侯墓在焉二山名既疑似事因混冒宋忠簡公宗澤墓則久爲寺僧所侵矣棟又爲余言購木時木賈詰曰夜日有僧定訖若何爲者始悟僧爲地藏化身也從攝山迎減塑地藏象奉之已爲銅象一鼓而就大盜利其貲欲行劫雜諸善男子數千人竊闕而減塑象眨眼不止數千人駭異盜懼散走後以他事就捕向人言是地藏戮我也凡衣糧木石金碧之費小訕正沉吟間明日

輒有人施如所欲他占卜相地諸靈應甚夥余領之而已棟意不欲居小名曰京口九華與池陽九華抗衡比部諱余曰君家供奉以九子爲九華足下以此九華爲九子何如余諱比部尊人別號九山而伯氏與可號九子君號山子喚作謝家山可乎因憶劉宋朝南徐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悅客舍女子感疾死葬時車載從華山度聞女歌而棺開遂入棺合葬一作商文行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於白綾半臂令此身常在雲泉之內華山畿當是西嶽以彼私昵能踰山谿合幽明佛力神通池陽九華胡不飛來南徐耶沙門崇飾梵宇與半臂同

一幻景同一象教也從其右出有屋如廡石勒施者姓名財物萬許比部謂人好名名羶而人附之善哉比丘矣沿山數折而至招隱志言招隱與峴山俱在郡西南惟招隱七里峴山五里今九華招隱同負一山寺相去可里許有毘盧殿下爲室曰玉蘂仙踪玉蘂說不一以爲瓊花者宋子京宋次道劉原父晏同叔蘇子瞻王元之以爲山礬者黃魯直洪景盧曾端伯蔡寬夫傅子容又有以爲米囊爲瑒花爲八仙者大都求瓊花不得以玉蘂當之遂至紛紜而招隱玉蘂絲李衛公知名詞人詠物往往侈言唐昌不及招隱周子克謂集賢院有之

翰林院有之蔡寬夫謂乾元萬壽宮有之多本招隱種種今無傳故有玉蘂亭宋岳珂題詩其上未識是遺址否有洞不深廣無他奇亦未識是舊招隱洞否又下爲石厂顏曰戴顓高臥處泉出石池可方丈許右數十武有鹿跑泉唐李防有銘泉上亭敝漏不治郡守晉陵許公割鹿泉以上別爲寺卽余所半道望見者而其爲志與圖遂黜招隱矣顓父逵亦隱士求死不得見譏於時殊不及子顓著庾道季看逵行像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顓傳言父逵兄敦隱遁有高名逵傳言長子敦有父風徵不起曾不言顓顓有巧藝恥爲貴人鼓琴略

與父同後多誤爲一人又有戴逵與釋慧命往返蓋南
梁北周時人高僧傳以爲顓父亦誤也顓與兄勃並隱
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游之因留
止居後教疾患醫藥不給謂教曰隨兄得閒非有心於
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
海虞令事垂行而教卒顓便引退許公黜招隱果何意
耶斗酒雙柑往聽黃鸝箴砭俗耳鼓吹詩腸其襟宇故
自不凡未可訾也古木大數抱是前朝物梵宇荒落無
管鑰者盜穴其中旁有虎跑泉見蘇子瞻詩招隱山一
名獸窟獸虎窟以避唐諱虎跑又自虎窟生耳二泉會

而爲澗門有碑以招隱自顓始而其女舍宅爲寺問米
元章父子述戴顓行實斷碑亡矣按南史衡陽王劉義
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
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憇此澗義季亟從之游不載女
舍宅事顓嘗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
經簾青銅磬或此地耶梁蕭綱刹銘招隱寺本顓館齊
曇度道人創爲寺顓初至京口居竹林後築館此山虎
窟因更名招隱故有井梁昭明太子所開讀書石案尚
存招隱一作昭隱以昭明得名故有俞用中碑周伯綺
書蘇天爵篆額亦三絕之流亞也出寺至珍珠泉泉見

子瞻詩故有庵有亭悉廢泉繇鶴林門過西園道人二
橋分爲二右者經社壇至右軍寨與澳水合左者經皇
右深皂嘉泰懷德斜橋大園六橋俱達京口港入江所
漑寺田上腴恒產盡轉鬻他人以是不耐常住寺日頽
圯唐李錡語猶子約爾每誇招隱寺昨游何異州中約
曰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遶古松用綵物裹腥
膾浣鹿跑泉音樂比山雞聲實不如叔父大廳我輩對
此曠寂正合李約所賞行三里而遠至鶴林寺寺在黃
鵠山下鵠與鶴通故又名黃鶴或以宋武帝游有黃鶴
飛舞其上更名鶴或以衡陽王與戴顓游在文帝元嘉

元年去武帝時久已名黃鶴曾改之亦駁圖經之非今
有鴻鶴山有東南鴻鶴橋一在鶴林門外鶴當爲鵠鈕
滔母與從弟書譏我養鵠戒以衛懿之禍可徵鵠鶴通
用要之不足深辨也東南磨笄山以顓女磨笄誓不適
人得名趙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襄子陰擊殺王其姊
聞磨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爲磨笄山兩女子能
使山重愧殺鬚眉男子寺以竹林改名或曰故名竹院
開元間爲寺師馬元素主之曾往叅船子和尚故寺有
夾山丈室宋紹興間更名報恩光孝寺師慶清主之有
季龍井宋武來游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驚白帝

帝心喜詭曰上人妄言并泥不食寺荒落如招隱孤僧
應客而已或指佛出戴顓手非是史言佛像胡夷朴陋
人不生敬顓始藻繪雕刻製像訖自隱帳中聽人臧否
隨而改之積十年方就瓦官寺六銅像面恨瘦錯減臂
脾瘦患卽除江夷託造觀音像夜夢神曰江夷與觀音
機緣未契可改爲彌勒顓卽馳報而夷書已至手成妙
象融久此或有製佛不可知靈跡都滅安得獨存象殊
平平何必顓作殿及門廡多唐宋人刻自招隱移置者
剝且十七後有玄素道場殿榜天雨寶華四字趙潛筆
訛爲子昂寺伽藍爲米元章元章襄陽人中年樂南徐

風土之美因家焉志言宅在千秋橋西軒曰致爽齋曰
寶晉後併入丹陽館又有淨名齋在北固山海嶽庵在
東利涉門南山上研山園在靈建寺東則岳珂闢之以
祠南宮者饒亭臺水石之勝所模刻米真蹟藏鵬雲萬
里樓中迨元時耗盡矣蘇端明嘗與元章書邁往凌雲
之氣清雅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元章荅
曰是不盡知我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
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晚好禪盡焚所蓄書畫奇
物將歿預告郡吏具棺櫬置便坐閱案牘書文檄洋洋
自若也至期作偈謂來從衆香國其歸亦然或曰愛此

松石沉秀誓以來生作伽藍擁護沒之日伽藍無故仆
地里人知公欲還宿願遂易米像志又言米墓在黃鶴
山蔡肇爲銘其父母亦葬此而程致道贊曰昇歸葬丹
徒五州山之原五州山距郡五十里一統志又云在長
山距郡二十里何也致道又謂公旣沒覺招隱鶴林爽
氣都盡今光景尚然寺左爲陸丞相君實祠陸自鹽城
徙潤州志列之流寓史言君實記海上二王事以授鄧
光薦幸傳之光薦卒故莫得其詳偶然流寓地香火不
絕忠魂感人曠世如生祠後有亭修竹百箇好事者存
餼羊豈竹院之龍孫乎唐貞元中天台僧鉢中攜杜鵑

花根種此高丈許春月花爛熳傾城游賞或見二女子
訝爲花神後殷七七以重九前二日往花所夜聞女子
來曰當爲道者開之然不久歸閨苑九日花開如春州
帥燕賀累日已兵火焚寺花遂絕此花閩粵多有之吳
越間雖種不能作花或謂卽山石榴映山紅山躑躅則
常卉耳何足珍異竹有亭玉蘂有室杜鵑無齒及者物
亦有幸不幸哉問楊文襄所贖十三松盡矣寺右爲周
敦頤先生祠先生依舅氏鄭龍圖所假館或云母葬潤
州宋元時有書院屢遷遂廢地併于寺再興復廢而有
今祠以尹和靖曾寓潤州并祀之程舜俞判興化時詢
大泌山房集

之故老言周易太極圖傳於鶴林僧壽涯劉後村詩亦云然或曰太極圖陳搏得之麻衣麻衣有正易心法而東林總公廣之以授周子又曰濂溪曾謁佛印於廬山叅問性道以一偈呈遂請主青松社配遠公白蓮名鸞溪配虎溪將無緇流附會題帖耶然黃山谷書與濂溪旣在湓城可致敬文長老胡汲仲大同論孟子沒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傳出壽涯程朱傳得周子晁公武亦云師事鶴林壽涯言當不妄學無常師何必諱哉祠有小蓮池蘇端明種竹池上號東坡竹院今池似後人倣作蓮存而竹亡究其歸一也兩公祠以理學以節

義其道甚大其名甚正而列寺左右如明堂位九采之國在應門之外是媒之耳顓嘗注禮記中庸篇中庸表章特行先得宋儒之旨而理學家置不談不得分茂叔祠片脯嘔嘆久之復至長卿莊置酒可軒軒在石山上正對磨笄而鴻鶴副之烟嵐紫翠與梧竹花草相映發披襟爽然宋景陽山成恨不令戴顓觀之此山景故佳舉酒招覓其有知乎不也問周棟祝髮及諸靈異長卿皆言非謬乃知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孔子不語怪神非以其無也夫山不必高深林不必邃密泉不必甘冽石不必秀拔得一戴仲若便足千古地靈職由人傑人何

不自立哉卽周棟市人子開山作祖營綜宏遠使招隱
鶴林雅俗香火一朝回面趨嚮雖人情厭常喜新事亦
非偶談諧移晷林鳥歸栖揖長卿別入舟燒燭記之以
貽昔同游者

茅山遊記

余擬謁三茅君久矣數坐事不果今年抱疴杜門閱四
月室人交謫得無神咎負約耶憶小茅君言八月中彼
人暫看燒香必也二十二日昧爽與陳山甫出通濟門
沿堤而東秋水方澄斜月猶懸一兩點露如雨三五個
星在天令人蕭爽晨光漸_而盧落比屬烟樹鬱葱稻未

刈者十九雜以鳧茈菱芡芋疇蔬畦田地善可家兼之
豐歲故爾過小市有坊曰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俞進士
仲茅題視之在一蘭若中從後入有佛殿昭明祠當其
南卑隘圯剝爐塵多於餘燼憶荆襄文選樓頗壯麗何
此地寂寞也飯淳化鎮而行取間道歷黃彥壩至淤村
孫氏宿焉村在秦淮下流復一溪會之潮時至時否所
以名淤蓋赤山湖尾湖廠塞爲田矣問道間蝗何不亟
捕云翔而不高下而不食食青而不食黃或遺子土中
蓋七八月交蝗蔽天自留都東北去凡數日日數時未
已閱禮緯含文嘉蝗食苗爲常不食占有兵或未可信

不則憂方大也詰旦霞天如赭疑爲雨微沿小溪行十里而遠逕松林中松高不過丈許能使人迷如是者可十里而近凡五十里至玉晨觀觀故許長史宅定錄君言近所標靜舍地此金鄉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赤子賢者居此陶貞白爲朱陽館唐太宗以桐栢栖真改華陽觀玄宗以玄靜修經改紫陽館宋大中祥符始定玉晨之號嘉靖初再燬揚州人張全恩棄家入道爲三茅君玄帝殿各一茅君殿無梁瓴甍層累高九丈深十丈有奇廣十二丈有奇余所見天壇行宮五臺佛殿無逾此者茅君背龕展真人肉身按真

誥高辛時仙人展上公於伏龍之地植李彌滿展今爲九宮內司保常向人說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忽已三千年元時劉文彬山志並不言有肉身何所據也真誥云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有盤石掩鼎上玄帝命東海神埋藏中君言軒轅子昌意娶蜀山女生高陽號顓頊是爲玄帝鑄寶鼎各獻一於洞山神峰則今所祀玄帝亦非昔玄帝而高陽高辛俱出黃帝黃帝仙家所祖從來殊遠後人傳訛失其本真耳真靈位業圖展上公在第五天右位仙階殊不高也左陞顏魯公李君碑碑

四面書鐫字爲吳崇休故良手雖墮損尚多可讀碑言李君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李名含光謚玄靖都玄敬金薤琳瑯載此碑亦作靖左廡碑河東柳識撰李陽冰篆額云避則天諱兩碑俱大曆中建右有陸長源法師韋景昭碑云葬玄靜墓左柳陸碑作靖容誤乃云避則天諱何不審也鄭夾漈通志略載顏碑亦作靜又徐鉉撰紫陽觀碑內云天下者孝高之天下憲章者昇元之憲章昇元李昇建元孝高其廟號而徐鉉與書者楊元鼎刻者王文秉皆不書國後已未十二月一日建不書元蓋昇子璟改元保大戊午改元交泰尋去帝號奉周

正朔已未周恭帝立不改元明年遂爲宋故其體如此然何以不稱周顯德至云孝高之天下其二碑則稱保大稱烈祖稱今上不已侈大哉陰雲四合懼雨妨遊亟呼竹兜子之下宮下宮者崇禧萬壽宮也宋延祐賜官號勅有碑而元至治碑王去疾爲文趙孟頫書云改官爲觀自此始宮惟帝居可稱如後人稱朕稱聖之類豈宋稱官後又嘗稱觀元復之耶門有小溪自上宮來上宮者元符宮也蓋至是始有喬木而合抱干霄者亦鮮門外樹屏中嵌九字每字高廣三尺餘是詹姜家輿臺弘治乙卯立已周二甲子道士云有大姓妄意其下藏

金欲更修竊取以衆目所視而止從左行丁司空有屏
禁婦女遊者書大明律于上前有奉律亭葉相國爲記
清虛真人云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爲
種子一術非真人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此
而得生百萬中盡被考罰思懷淫欲存心色觀而以兼
行上道抱玉焚火金棺葬狗也真人偶景者所貴存乎
匹偶相生在於二景雖名夫婦不行夫婦之迹數行交
接漏泄施寫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玄挺玉籙金書
大極將不可解於非生而冶遊者以謁仙祈子爲因窺
室家之好行穿窬之事妄謂孫寒華與杜契通情叛依

張毅毅爲脫免事平歸茅山寒華有少容今尚俱處華
姥山以此得名夫玄白道忌房室自契受道不得行此
婁豬艾猴用志能抑斷乎禁之良是登大茅峰九霄宮
据其上西南四平山俗謂方山下有洞室名曰方臺問
道士莫能名其處宮後有龍池大旱不涸祈雨于此請
龍山多石俗有巧石窩之名而天市壇當洞天中央玄
窓上是安息國天市山石玄帝召四海神運諸洞天非
但句曲有之豈石亦如仙聖有種耶何遠求也宋淳佑
加封三茅真君誥大茅十六字中茅三茅十二字按天
皇大帝九錫玉策文今敬授盈位爲太元真人領東岳

上卿司命神君中君小君亦各有紫素書策文中君位
爲定錄小君屈司三官保命其位似僅定錄司命各二
字而南嶽魏夫人與楊君說衆真次第位號則曰東嶽
上真卿司命君不書名字句曲真人定錄右禁郎茅季
偉三官保命司茅思和註謂以多爲高猶今世徽號則
策文是而魏夫人所說中茅字何以多于兄豈多寡又
在本品論耶大茅形甚少于二弟二弟同來倚立命坐
乃坐宋封字多寡亦是然人間浮名非天仙所受多見
其不知量也拜觀

上御書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畢下至喜客泉泉出池中

爲八方石欄其色碧客至噴珠自下而上若喜者或叫
呼之不出金壇曹太史造老君庵其上子祖鶴脩之蓋
因李德裕茅山三象記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
君孔子尹真人三象此其意重君親而以孔子厠李尹
間甚無謂又有僞作孔子福地記云崗山間有伏龍鄉
可避水避病夫以茅山祠柱下史未盡合況孔子乎出
祠數十武爲流玉亭泉九曲溧陽史氏鑿源出上宮龍
池而喜客併入焉道左有洞泉二字碑石封之上有朴
樹云泉通海爲人所汗風雷示異又有小螺取拭目輒
大泌山房集

佳至五雲觀觀外有小碑宋景祐中書門下下五雲觀
牒過華陽洞洞可偃僂入者數十步其中遠不可窮類
林屋隔凡句曲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北各一虛
空之內有石階曲出承門口得往來上下都不覺是洞
天中謂是外之道路中君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
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以石塞之東門似
在柏枝有兩三洞口恐真門外亦不開南便門外雖大
開內已被塞緣穢氣多也華陽中有玉碣文鄧夫人語
許長史妻此仙要言解此則仙今文自傳而玉碣當還
歸天上矣陶隱居華陽頌十五篇讚述此山洞內外事

欲于昭靈臺前立小碣子未辦作石其文具在無樹碣
者紛紛惡札爲石災良可懊惱又數十武有玉柱洞狹
而石差潤是新鑿出意或與華陽通已入元符宮觀正
統時賜藏經勅

上賜玉樞寶經象在上經在下後有符有宋賜玉柄劍
不滿三尺繡澁已甚有玉圭有方諸研有玉鎮新符文
曰全明天帝日勅有玉印九疊篆其右都曹印三字甚
明蓋本朝物而道士詭言傳國璽可發一笑有趙子昂
九天生神章經爲錢塘隱真庵道士何道堅書中失十
二行倩拙手補後有趙雍題曰先平章暮年筆復有道

流吳全節題此經爲元符道人史姓者所得以質錢史
金吾元乘其子復以歸觀要不敢信爲子昂雍與吳題
字相類疑是二人臨本耳雨垂垂欲下道士促歸余聞
蝗以旱生保命君有丞四人一主雨水理禁伯亦主雨
水若請雨宜併爲辭果得雨除蝗余將爲民請命何惜
妨遊昇夫請窮日之力無煩再舉從之至積金峰相傳
峰以秦皇瘞金名按金陵有二有秣陵之金陵有句曲
之金陵河圖中要元篇句曲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生
洪波不登稽神樞曰金陵者洞虛膏腴句曲地肺土似
北印堅實宜禾穀掘作井似長安鳳門外井水水色白

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是金津潤液之
所溉大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名積金山此中甚
多金物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外
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其非秦所瘞可知且天市
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入地九尺又曰山
生黃金近東處碎石往往有金沙茵山亦有金可往採
王莽贈黃金百鎰光武遣使者吳倫賚金五十斤在小
茅山獨高處埴上有聚入地三四尺安得秦有瘞金不
載耶茅君臨去時曾埋金欲服金者任取但不中以營
私累太上官中歌以青金爲誓然後發行受籙者齋金

環一并諸幣以見師師受贄以籙受之仍剖金環持其半以爲約許氏書亦云然此自鼎藥所須而誤以營私愚矣觀後玉皇閣右石名飛來卽本山中所未移者漫爲之名耳已至二峰有德祐觀玄嶺高處司命埋西湖玉門丹砂六千斤山左右當泉水水流赤色飲之益人抱朴子以石丹泉與太華井泉無異爲作銘泉所在有之無赤色者已至三峰有仁佑觀神座右有石亦修觀時未及剗削余謂此亦可名飛來衆爲一粲漢明帝修句曲真人廟了無遺趾二觀應門財一兩人作可憐之色游興易倦歸而禮黃冠祝釐方瞑爲謝舁夫不但饒

濟勝具其興故不減吾輩矣枕上聞簷溜竊虞不成行遲明雨漸微之園中觀許長史丹井石孔二分陰陽水氣冬則左孔出夏則右孔出問徐鉉銘不知所在門有池池前三土壘不及丈曰三星真誥言長史所營宅對東面有雷平山豢龍池周時雷氏養龍在此後姜叔茂田翁亦居焉宋真宗遣中使禱龍取二龍中路風雨失其一持一龍至闕下其形可異爲歌記之恐此龍亦天書之類也山北有柳汧水或名田公泉玉沙流津浣衣不用灰當在此地而泉湮矣已謁貞白墓披草莽有篆字碑元泰定時立梁昭明邵陵王唐司馬子微碑俱亡

神仙感遇傳言桓闔不知何許人事隱居執役十年無所營爲一日青童自空下曰命求桓先生隱居默然問所修何道至此曰修默朝之道陶君欲師之桓執謙卑不肯服天衣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室曰君陰功著以本草重蟲水蛭輩爲業功雖及人而害于物須一紀解形辭世邵陵王隱居碑云弟子桓法闔等慕遙風于緱氏結餘想于喬陽勒三碑而相質騰絳霄而流芳別傳桓法闔字季舒東海丹徒人陶隱居高第弟子于鬱岡築玄洲精舍周處士弘讓題其壁王僧辨使陸冕圖闔與已形及周處士象于便面寫闔與僧辨書于障世有

指闔爲隱居執爨者宋道士賈善翔集高道傳謬用其說隱居書闔入山詩及隱君墓碑可考豈兩人一名闔一名法闔耶旣以昇天又下降爲隱君立碑耶雨未已衣短後強而登雷平山有故祠址石子徑猶可辨也乾元觀主使人來導行將至里許松栢夾道時有梧竹輔之峭蒨可人其地俗呼大橫山實名鬱岡名山記所謂岡山下泉水李明于此合神丹而昇玄洲陶貞白因之建鬱岡齋室宋朱真人爲觀業已蕪沒獨碑在雲陽陳輔造七閩蔡儀書土人仆之地一夕風霆作其上碑植立如故裂石合而復生石白文所支鐵屑亦成石字無

一損遠近駭異道人闔希言來小居與其徒江本實剪
刈蓬蒿荆棘而宮之希言逝其徒李徹度以道行名新
觀舊趾事聞禁中爲賜道藏經命其徒李敬順視作而
徹度去之天子都敬順竭蹶從事人施者衆其教奉全
真淨潔與諸道流殊餐風之士栖集其中有山東蕭乾
陽頗諳玄宗物化矣余雅聞遷安王舍中號九靈子少
遭家難出家於陰陽五行諸家多所通曉訪之團焦一
龕一衲叩會極有省問余曾學調息乎真人之息以踵
衆人之息以喉在踵者安可調今仕宦必欲棄天下而
自爲殊不其然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于天下愛以身

爲天下乃可以託于天下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此寧獨善其身者積功滿千有過得仙巖居川
觀不踐生蟲不履生草不食生物爲功幾何孰與仕宦
立功之大且久也道德經終篇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
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
害不爭見爲細行而五千言廣大精微畢具矣余嘗見
茅君示揚許至寂非弘順之主愴然非教授之匠故當
因順以領無李舍光對唐玄宗言道德公也輕舉公中
私也王語固自有本示余所爲宗源類叅同悟真而本
于易陶隱居之參差經術跌蕩辭藻其庶幾乎夜宿敬

順別室因憶陶貞白愛山水每經澗谷吐卧其間吟咏
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見朱門廣厦識其華樂而無
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永
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寧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
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馬樞得邵陵王書二萬卷肆志
尋覽殆將周徧喟然嘆曰貴爵位者以巢山爲桎梏愛
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
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
之士望塗而息天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
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後以門人勸應聘行則志亦未竟

遂樞目精洞黃能視閭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
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蓋有道術者似
從萬卷中悟入陶之弘覽博物更出其上余讀書遠謝
二君且無仙相而耽山水仕多舛略相似今入仙都
猶以兒女繫戀未卽解脫何無志分若是愧之汗下晨
起觀李明真人丹井丹泉泉有三合而爲井與九靈偕
游魏元君洗心池水出石中可二三石不涸不溢池上
小閣祠王重陽四隅劣容一人下祠江文谷旁有元君
祠行數十武得燕口洞可坐兩三人一名緝麻元君緝
麻其中志有燕洞宮爲仙女錢妙真化所梁邵陵王爲

記池亦是其跡有溪蓀紫色生淺水中而託爲元君爲
張道陵母何也又方隅洞在方隅山上洞二門其一卽
燕口亦不可辨取逕而上有石棋枰界道宛然亦後人
爲之今墮矣再上有石橋石根隱噉相屬橋高廣不過
五尺九靈云歲覺長校渠初來時高一尺許下至大池
爲堤廣丈許長十丈許蓋以障山中諸泉若雨水爲灌
田計者昔郭四朝于許史舍前造塘高其堤岸邊柳沂
水水得深朝乘小船遊戲有扣船歌四首歷代久遠塘
墻頽下居民猶呼一平澤地爲郭于此池自不可少欲
于堤上建亭亦佳又欲于鬱岡巔爲三茅君祠山以茅

得名惟玉晨專祠而諸宮多置之廊廡於義未安此舉
良是余謂其後當作小齋以志貞白之舊九靈唯唯觀
止矣復入飯而歸相傳吳太伯初逃至此越翳王亦逃
此卽莊子所云王子搜從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者也
顧著作况有山房都莫可踪跡山中有鳥曰山和尚似
鵲而斑每呼曰前山裏去前山吃果去音甚明徹未得
聞也秦孝王時道士周大賓於句曲山下種五果有地
名姜巴路姜茂秦孝文時封巴陵侯種五果五辛菜不
審爲何品至于五種神芝身非仙骨自難遇耳山未開
時雅稱仙境而近代人烟輻湊漸鑿渾沌之竅自元且

至三月十八香火特盛秋時人絕少四履膏腴田百萬
悉入民家道流牧馬飯牛察鷄豚供徭役復苦胥史追
呼如玉晨者其右房盡轉鬻他人與民家通上宮富者
有千金產而未嘗掃除牛渤馬洩積與階平神明隩區
穢媒已極欲望雲裝烟駕之至止也其可得乎觀妙先
生朱自英曰道士當巖居穴處勤修上道遵保大茅君
苦行然後可報國恩若效西方土木莊嚴非老氏慈儉
之教此論自奉則可奉神則不可乾元中興閩徼整潔
百人同金而炊蔬素無他第山田入薄不足供億余自
濁入清差爲一快非此則俗物敗人意不可駐足山甫

蹶然而哈曰君所至考典故晰異同彼善於此耳上真
視之不免謂俗余爲之悚然意下矣

余既爲游茅山記而於山中往事竊有疑焉司命高祖
濛師鬼谷先生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
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一昇入太清時下
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邑人何以以前知司命之
名或歌亦如後世讖語司命或因邑歌而取名如劉更
生耶三君不往謁祖祖下玄洲戲赤城何以向曲無踪
跡張釋碑云濛深識玄覽絕塵華嶽及君入山顯乘雲
駕控龍南嶺豈嘗來遊茲山而傳記失載耶三茅皆有
位號初成未聞真靈位業圖大茅君在玉清三元宮第
二天左位曰司命東嶽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諱盈字
叔申二茅君在第四天左位曰句曲真人定錄右禁師
茅君諱固字季偉爲地真初成亦在第四天直書名
無位號名列二茅之前七人三茅在第六天左位曰三
官保命小茅君而中位曰右禁郎定錄真君中茅君治
華陽洞天按仙迹似孫不逮祖乃今位業祖不逮孫耶
二茅既四又六何也位業圖或疑非貞白筆中有兩載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六十一 記 三十 吳廷七十七歲

君等並從王母降茅君室使四使者授王策諸物宴罷
王母携王君及大茅省顧兩弟王母命上元夫人授以
太信之盟授之景道精等四部寶經又命侍女張靈子執
交其修行之事訖且久豈記實耳得道者常恨不早
俗隔傳聞訛誤不託附會難必實耳得道者常恨不早
聞受失道者常恨不精勤當如射箭直往不顧始造
的然而青光先生希子南岳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
徒皆太極真人所友或太上天帝所念與雲龍迎之
不學道而仙自來過此以下皆須篤志小有天王問
命許史何在修何道答曰此我鄉里士內明真正外混
世業是鄉里故舊容相援引不但子孫兄弟矣甄命受
則謂南岳松子為太虛真人谷希子為右仙公皆有道
相傳豈得道在成仙之後耶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
師不受順天任命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
雖不得延年度世死登福堂練神受氣名登帝錄補修
門郎位亞仙次此非罔兩可得玄珠者耶而不免死何
也保命謂度道季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其罪已定今臨
命方欲修德以自濟免徒費千金之用不亦晚乎是矣
吳沐酷吏朱純凶劫郭靜孤策范伯慈事俗並世間薄

途遂能得道足知心之所造非關善惡何也貞白別有
周氏冥通記其人名子良司馬括蒼曰學道不勤而得
道者乃周生乎記事頗詳而多說相去殊異可白日昇
誥往夜相授受何也兄弟登仙為少而許氏則邁穆
天而必夜相授受何也兄弟登仙為少而許氏則邁穆
二人劇揆聯三人郭四朝四人猶得之修行蕭子雲師
杜元老授職為元洲長史八十二口同仙抑何修而臻
此或襲拔宅飛升之說而增飾也下泊宮有道士濬
茅君井得二丹不識何物其一犬吞化為鶴飛去其一
墮井不復可得又襲鷄犬雲中之說也保命君言道喪
由簪寓家辱人謂人貪仕宦衣冠不得務道室家本寄
寓耳戀戀不去實足辱人苟中候言禮七十懸車體
氣就損神候方落許長史既至此時殆可隱逸耶于今
未可動脚動脚人當言爾畏鬼求道寧畏人言耶已聞
至道于胸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罷方更相示
所引應劭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
位陰德遠流後胤交自陽功著世所以年承遂至神
台鼎子訓孫相並為三公光來過江奕世承遂至神
仙得無與定錄多勞多事多念多端之旨悖乎抑使貪
位慕祿者口實也郭景純為許邁卜遇泰上交曰君元
大泌山房集

卷之六十一

記

建

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邁聞鮑靚隱迹潛遁乃候之未
 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
 通五岳于往來茅嶺洞至時節還家則懸車之音以為
 親存也為書遺其婦曰欲聞懸雷之響山鳥之音以為
 蕭韶九成不能勝也偶景青蔥之下栖息巖岫之室以
 為殿堂廣廈不能過也情愿所終志絕于此吾其去矣
 長離別矣邁娶孫宏女未審適時婦年若何如其年相
 若亦何待遣耳目尋真梯級綜靈門戶許長史耳目欲
 衰楊君不指斥託云諸人司命書云其道微而易尋艱
 而難得何尋之易得之復不難也陶隱居為長史碑七
 十二違世又似與上說不合考司命生漢景帝中元五
 年百一歲出家四十九而歸停家五十三年元帝初元五
 元年至孝元四年轉執金吾已九十九歲保命生後元
 三年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守已七十八歲司命不膺
 人爵超然物表二弟辭官求道百歲左右又過許氏矣
 或年歲未必確也釋無生道長生自有本末隱居曾夢
 佛授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
 誓受五大戒其遺命着舊衣上加上生被裙及臂王塔冠
 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

于前叙符于髻通以大袈裟衣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
 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燈
 且常香火此無論釋家所不為即道家亦覺粘滯已甚
 其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性書曰凡質像所結不過形
 神形神合時則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
 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
 仙是鑄鍊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珽植以為器之時是
 土而異于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
 火而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仙者
 以藥石練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
 解其纏眾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
 尸解其纏眾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
 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此論固為明
 了而示跡又何奇詭也常謂人我心恒如懸鏡觸物不
 遺好行陰德極濟窮困合施諸藥遠近賴之義興蔣負
 與晉陵薛彪之為俗外之交去來茅山有志栖託齊明
 永中隱居一遇便盡素契陶後解紱結宇中茅仍請負
 度嶺相就經典醫術常並論之負不知所就若何也昔
 人能刊定經典醫術常並論之負不知所就若何也昔
 大泌山房集隱君亟稱知言是未註本草時言耶抑後

悔言耶仙障有九名居其一故有三朝浮名之嘆五練
藥不就白晝騰踏從狗竇一過史云既得神符秘訣苦
無藥物梁武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
如霜雪服之輕體帝服丹有驗大通中又獻二丹一名
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則丹未嘗不成而無補于武
帝豈所獻非其至耶抑隱居自服者亦延年却病之方
與仙真丹殊耶史言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又云
母夢青龍無尾自巳升天果不娶無子其作寒夜怨云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嗟嘆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烟平鉛
華沈照帳孤明寒月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
勝怨思來誰能忍大似閨情豈遊戲耶抑若嬰兒姪女
龍虎鉛汞取譬耶抑琴絃陰德聊當一笑彭素經房中
之術耶按冥通記玄人周子良字元齋隱居弟子年二
十臨化時生母姨母見便悲叫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
莫聲不異于生造冢東岡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則
鮮淨不異于生造冢東岡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則
陶弟子不恒若生天成佛皆在師前而陶之示跡大
類周氏其性命雙修僊釋同歸固有自來耶南史陶丹
陽秣陵人今刻白帖引陶弘景字道明魏郡平陽人平
陽乃陶上世蓋三代前事其徒居丹陽已十三世矣而

道明與通明字異茅司徒廟云有人痞疾卧道邊有導
從乘馬者與之藥問曰我茅司徒也旦而愈因立廟乾
元觀東以司徒為茅容考容傳附郭林宗後並不言有
司徒官職而字季偉與中茅君同或即中茅君耳乃定
錄又有禁郎茅季偉何也豈在四天者別一茅季偉即
所謂司徒而第六天之左位季偉乃中茅耶抑仙階有
升遷故兩見耶諸事未關至極愚情
殊不曉所以未敢蓄疑因筆記之

仕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其人能以材武行誼
紹延令緒者與有幾作鎮遠侯世家
鎮遠侯顧成字景韶其先湖廣湘潭人也曾王父百四
王父千二父萬一以輯濯士至江都相筑籬灣居焉遂
爲諸賈綱紀族衆善武藝號拳棒顧家成豐碩魁岸膂
力絕人橫槊舍矢如掇如樹稍長受書略上口而已生
平爲氣見強暴必摧服之能亂流而濟文其身禦水怪
人目之顧花子北遊遇賊薄舟衆莫敢格成奮棘矜偏
袒而馳賊驚辟易數里張士誠僭王泰州成見之羞其
不足從游裝爲去

高帝取太平路成聞其英槩來歸隸麾下執蓋出入未
嘗有過從元帥者林渡江與十一人肉薄登鎮江城日
且入無繼者被縛坐沙上屬劍于頸成大呼縛斷起踣
執刀人跳驅或昇以斧追者懼伏及水與齋俱入與汨
俱出達隊主所語其衆曰城中士不耐戰可取也一戰
克之授百戶青軍據揚州成念母往說使降酒中有甘
心成者成覺耳目非是佯入廁出載母及昆季行青軍
得其徒一人炙而食之矣從攻常州弩傷頸不顧常州
平克宣州擢爲旅正克江陰從寧河王鄧愈克通州擢
充千戶攻雙刀趙于樅楊箭傷右足克安慶江州池州

興國諸山寨敗陳友諒龍江獲其戰艦及馬友諒還據
二郡從中山王徐達復之取其八陣營克南昌援安豐
敗元兵克廬州鐵彈傷左臂克武昌鎗傷右臂弩傷左
膝除鳳翔衛百戶克荊州衡州從開平王常遇春克襄
陽歸克泰州收馬騾港守禦興化從徐達攻破舊館克
湖州吳元年克蘇州弩傷左右手及左足擢金吾衛副
千戶洪武元年授武略將軍扈從北狩返至陳州舟忽
膠篙工數十百人無如何成以背負舟舟泐然行

帝壯之擢堅城衛指揮僉事破信陽唐州興安諸寨所
獲生口廉問其親知歸之衆大悅河南平授宣武將軍

與世襲從臨江侯陳德征蜀至青州生得僞太尉諸將
二十許人斬首百至隆安羅江生得僞平章元帥等十
有二人駐漢州敗其僞丞相知院兵逐北至成都小東
郭降之還攻青川拔之蜀平以所居官銓成都後衛守
蜀征重慶妖賊王玄保玄保遁獲其季父而蒙力士以
常服持季父泣呼曰官軍幸去若安在玄保應聲出力
士挺斃之并禽其黨萬戶李邦祖等改銓貴州衛建石
門五西南臨河東北浚池而四衛畫地守之繕城郭起
塢候關梁之險多所襟帶討新添甕傍蠻犵狁叛者克
洛邦洛河諸寨俘三十人斬四百一十二人以寨降者

十有三招土官王萬全以明氏金牌銅印降俘五百人
賊圍乖西我軍有死者成奮擊自未至酉大敗之俘五
人斬九十六人捕黃絲諸堡賊斬十有八人以狗進階
廣威將軍與世襲龍小思叛引兵深入巢穴小思遁斬
其黨龍猪狗等至饒平禽三十三人斬一百四人至猛
藏卜空河俘二人斬七人至西園俘寨主債義空桶十
五人斬四十八人夷人震疊號顧老虎以止小兒啼從
潁川侯傅友德征雲南克普定因移守之從安陸侯吳
復征西堡斬八百人俘一百六十八人蠻埽衆可二萬
圍我四門諸將爭言戰成曰彼衆我寡出則坐見短矣

俟其及柵然後可及柵擐甲乘馬出北門手殺前拒者
十許人諸將噪而出東西門賊却逐之各有斬獲而縱
一人使語圍南門賊夜盡殺爾屆期賊聞角聲懼而遁
圍解俘斬凡八百人普定城北二里有歡喜嶺以此戰
得名也攻阿咱等寨斬四十餘人攻榜土斬九人俘六
人賊來侵軼我斬五十四人攻落角當硬寨破之斬五
百五十人攻西堡賊首阿黑寨斬一百七十人破浦則
諸寨斬一百七人擢昭勇將軍移普定衛指揮使世襲
上遣奉御謝榮賚金帶一金龍紵絲襖三賜之貴州人
至今號龍衣指揮家攻阿黑螺螄犵狓諸寨俘九人斬

四百三十人征七百房破諸寨俘三十人斬九十人從黔寧王沐英征蠻次尾灑酋馬乃怖駭迎降於水禾仲家寨置搶壘儲胥其中攻阿黑瓦硬砦斬一百四十人俘二十人阿黑走搜捕小西界獲之俘二十人斬一百五十人征乖西苗斬三百六十人俘九十人土官阿束阿宗以衆叛時精兵俱在東川衆以炎蒸兵善病宜需後舉成撫劔厲聲曰義不反顧役不再藉矣嬰城固守時將騎數十縱賊疑殺阿宗出降部落悉平普定故羅甸國元爲府隸雲南我兵克之官其長者額爲知府者額以成爲柱置心不便將俾刃焉其黨以語金筑安撫

密定密定告成成執首者以聞者額貶死罷府以民隸衛設三州六長官司成舉諸校有功及酋可任者官之分棄前患布昭恩信民夷樂業廣西泗城知州岑張兄弟仇殺成以一介爲媾而定自克普定凡斬賊四千五百人俘六百九十人二十五年入朝賜四百金及鈔幣上曰十四年命三十六萬人下雲南留周能大理袁張四楚雄顧花子普定蠻反惟成相救如符要徼虜而取之日宴會同館鑄普定衛軍民指揮使司印予之擢貴州都司都指揮同知征康佐諸長官司九十九寨蠻俘渠率安朶等五百人斬三千六百六十人降三千七百

五十四人令副長官薛福壽召民授田廬頒租挈攻西
堡峒賊俘八十七人斬一百三十一人降二百八十二
人人通租三千六百石討阿德諸砦賊鹵掠我境者禽
其長七十人尸之斬從賊一千六百二十人降一千五
百六十人土官阿傍亂攻之破獅子孔白石岷諸砦俘
二十三人斬三千一百四十人降二千一百五十人征
都勻豐寧長官司賊破其砦俘六百八十人送京師斬
五千五百人降四千六百五十人入賀萬壽擢驃騎將
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子統爲普定衛指揮使未
幾水西酋居宗必登不科阿加等戕普安衛官軍

上命成總兵佩征南將軍印勦之破闊木諸寨斬三千
三百人俘二千六百人馬百三十匹時西平侯沐春亦
令宣慰安的招密羅歸濟阿尼三寨而不科阿加地斗
入山難進兵賊酋卜刺讚遁與土官阿火者助必登成
使其息統懸重購誘禽卜刺讚復射殺阿火者必登援
絕遠遁而五開蠻亂平羌將軍齊讓討之無功命左軍
都督楊文爲征虜前將軍代之命成策應成破臻部六
峒俘二百九十人斬九百三十人降七百六十人已從
楚王楨湘王栢勦天柱天堂春花金井蒲頭大坪小坪
諸生苗俘一百四十人斬一千四百三十人降一千八

十人水西阿曠畢所部酋么不率化狁阿由那與西堡
滄浪諸寨長畢莫者亂西堡賊阿革傍等復合阿黎爲
寇成率指揮使陸秉與統分道擊敗之斬一百一十人
降二百九十人

建文帝立討平洲六洞長官司苗坡羨塘光金蒙臺蠻
一百三十七砦及龍里諸蠻前後斬二千八百六十人
俘二千八百五十人招雍郎尅渡諸砦來降駐師常德
上命錦衣衛指揮使談全諭班師還京署右軍都督府
事靖難師起命往山西練兵已從長興侯耿炳文駙馬
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等攻北平初張保降燕言炳文兵

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

文帝厚撫保遣之詐言被執得脫及雄鄭兵敗狀燕兵
日夕至河南北兵併力禦之爲易炳文因移南營渡河
文帝至真定炳文逆戰敗奔燕將朱能追至炳文衆尚
數萬列陣向能能貫頤奮戟衝陣衆狼顧不支相駘藉
死棄甲降者三千餘人堅忠及成皆止麋之

文帝釋成囚曰

皇考有靈以汝授我泣而語以不得已稱兵之故成亦
泣數行下遣還北平輔

仁守居守而成治壕塹造九門諸守禦具咸備南軍攻

百方機變械飾卒不可拔每與姚廣孝議不相中或問曰成南將叵測命出將兵成固辭願得侍帷幄陪未議效尺寸足矣賜以甲冑刀劍弓矢不受大寧之役贊文帝親行保定受圍啟

仁宗必救皆效
文帝益委心歸計焉南軍攻者一夕忽去成曰是聞大寧師還往搏戰耳作書射南軍剋日戰南軍不成行而文帝得全師歸與守兵合戰屢勝南軍折北矣羣臣勸進成諫不宜或以黃河爲界解何復廷爭非計

文帝擢爲後軍府都督同知已爲右都督而先是建文徵其媿屬入京憂病死者六人至是又誅十六人以幼獲免者九人耳

文帝立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鎮遠侯賜鐵券世襲食祿一千五百石身免二死子免一死開國功臣永樂始封者成與西寧侯宋晟也元年命鎮守貴州成以西南有征討官軍土軍兼進宜并練之庶可支久

上曰卿策固善夷人憚拘檢役同官軍將怨我擾是在卿酌之蠻以成留京師故跳梁比至列蠻庭下饗以酒食蠻歸曰顧老虎來矣相率諄服謝罪誓不復反烏撒

水西兩家開令指揮蔡禮劉彪質責之刑牲而盟招安
新添諸衛蠻五百八十寨十有七房康佐長官司歲輸
糧普定改輸安南相距三百五十里往復半月人須負
食米三斗成請仍輸普定

上諭賚奏者此小事侯決於外不從中制惟大事來白
耳成置奏上雲南兩廣蠻賊如竈上騷除東南倭狡沿
海嚴防亦無足慮惟北虜遺孽黠悍遷徙鳥舉卽之如
搏景終爲國患及今小康數使使賞賚慰藉偵伺動靜
高城浚隍屯田積粟厲兵秣馬不宜一日懈若留家漠
北輕兵入寇據險設覆彼騎不得施出不得展蹈瑕候

聞我可得志如是數年虜難抒矣國家大事臣所欲言
者早立東宮贊萬機使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奏御
上荅曰卿忠而自信勇而善謀輔成匡濟勞績居多往
鎮舊邦用佚高年乃情帝室憂深思遠誠切志謙深惟
啓沃良足褒嘉遣使賜綺羅紗絹用酬惓惓至可領也
上謂侍臣大武不遠涉朕休兵息民守在四夷成言甚
合朕意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獎之成使人
進馬復陳邊務勅勞之曰卿建明遠略思慮周密允契
朕心特遣人賜二百金及鈔段成使土人龔福民于水
西諸夷招出男婦四百五十人附籍福民入奏詔除的

澄河巡檢子勇率土官入覲除貴州衛指揮同知招合江州十五寨寨長光眼等黃平叛蠻于董信等新添長官虎蹄等十一寨內附永寧宣撫阿聶爲其下所殺弟赤水宣撫阿智與謀且欲劫其兄妻奢蘇成俘阿智送京師奏以奢蘇襲夫職撫其地上念成久于外命錦衣衛千戶張綱召還京車駕將北狩欲成佐監國也

上嘗宴見從容語次問卿兒若何成曰臣長兒蒙

高皇帝予貴州都司成奏兒性剛難任都司與之普定指揮建文賜死矣次兒勇貴州衛指揮性溫柔曉事亦閑騎射嫌貌寢耳

上曰勇不在大又與論交趾事成曰日南瘴熱懸隔中華步軍轉者踵軍數十萬重不及事

上曰廣西海中可去成曰臣年迫餘日索矣設未老猶堪一行

上曰貴州不可無卿成因言

皇太子孝友仁厚恭勤明達社稷有奉臣不勝大幸廷臣多智識深長非愚臣所及蠻夷雖服狼子野心易爲亂力求還鎮許之入辭

仁宗進曰殿下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宵人當寘

度外萬事有天理不足介懷蓋趙庶人蓄他志不樂成
在內云宣慰司宋斌奏其屬谷勞玉石等寨蠻連結酋
宋阿襖等爲亂勅勦之斬賊首暮向等八百餘人餘黨
奔殫諭以禍福相繼降宋阿襖間道詣闕言事
上命成驗之妄械京師棄市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昇請
勦當科篤雍等十一寨賊

上勅昇曰蠻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自古記之矣用兵
卽一方胥遭荼毒宜先撫諭設不從有鎮遠侯成在聽
經略可也成使鎮撫胡敬敷奏事羣臣莫得聞

上手答諸事朕已悉爾未可來以成從子膽承蜀王椿

中女富順郡主而召其在京孫長壽賜之勅曰久不見
卿夢寐不忘強食自愛用副朕懷其倚任如此乖邊諸
寨內侵子勇俘二人斬馘五十三人餘聽撫播州清平
平越都勻普定一百九十五寨賊首盧董信等內附古
木百咬諸寨蠻亂屬指揮蔡禮督女官奢蘇等禽其長
七人下其寨五十六貴州人爲成生立祠成決

上上可許祠成奉表謝子孫今環祠而居正統時命有
司春秋致祭湖廣思州臺羅諸寨苗普亮等亂
上方犁虜庭

仁宗言

上上曰鎮遠侯老將知兵帶脇諸蠻夷令簡師胥後命
永寧宣撫司啓

仁宗蘭州等蠻辰州篁子坪苗長官吳者泥等叛命成
處分成招下吳者泥等七寨都勻衛陳蒙爛土攀村口
十二寨不從招者宵軍之斬一十七人皆降

上聞成病遣醫診視復征攀村諸寨蠻賊斬三百七十
人諸蠻俱降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副使黃禧構怨累
年朝廷雖惡宗鼎以田氏世守其地優容之而改禧爲
辰州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禧結琛圖
宗鼎禍罕未已禧益橫虐其民民苦之琛自稱天主妻

地主并攻思南宗鼎盡室逃琛殺其第發其墓而戮其
母屍縋橐其貲所過殘暴宗鼎訴於朝勅禧琛對簿不
至使桀黠奴張勝依教坊司官史勉入內供奉將乘間
爲變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而勅成以兵五萬壓
其境諸黨懼禽琛禧送京師琛妻復誘臺羅寨蠻爲亂
冀遣琛還可免死詔錮琛等以宗鼎自歸未減復職歸
思南而宗鼎奏必得報怨兩家

上惡之留不遣宗鼎誣其祖母與禧姦實造禍本而竊
損衣食欲殺之祖母亦發宗鼎縊殺親母諸不法狀
上下刑部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本意官兩人以

安土人顧爲土人害其以思州二十二長官司爲思州
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長官司爲思南鎮遠銅
仁烏羅四府鎮遠州婺川縣隨地分隸而于貴州衛設
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總八府仍與貴州都司同領貴
州宣慰使司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參用土
官諸疆理城隍邸廨祠社多成所經營也

上初密勅成曰播州宣慰楊昇奏琛禧聞天誅必竄古
州請以貴州兵斷古州偏橋鎮遠路播州兵自禽琛等
若計宜者卽約昇行之有不當無諱又勅曰琛罪不容
死宗鼎次之欲遣歸思南播惡且甚於琛爾深知彼中

人情事勢緘書郵聞毋露章

上實采成秘謀諸賊亦憚成無蠢動者師還而清水江
革真寨賊叛誅一百六人并其魁宋阿留普安遺寇暗
希復爲害督安撫慈長撫定之還我兵亡者六百六十
人伍臺羅苗反以成及都督蔡福共討之而遣中使馬
賢勅成馳報曲折已勦三木孔寨至邛水天柱分道進
抵小坪春花金井中林諸山箐俘斬僞普天王普亮僞
平定侯王忠軍師楊賢二楊再志等獻之成復病

上以二醫賫藥治命班師疾稍侵服朝服北面稽首奉
表謝訓子孫曰吾起徒步遇

聖明免纍臣位通侯躋耄耄何所憾汝曹守禮法行忠
孝無貽地下人辱其日陰晦欲雨不雨有赤光如電從
窻隙入臥所聲訇然遂卒雷雨大作衆聞祠中若萬人
馬馳驟聲

仁宗遣官致祭

上還京惜之以明玉珍僭號夏貴州其竊據地成戰功
于貴州最迫封夏國公謚武毅成愛士卒瞻察飲食居
處拊循疾痛門闌之斲皆加恩借信賞必罰人爲盡力
所將常選捷無虛月旣貴未嘗倨見賓客問疾者引入
訣別肅衣冠與言疊疊無倦貴州遐方踈俗殊鄰絕黨

之域開藩樹屏文物齒于中華成之力也庶幾哉於漢
家勳與馬伏波諸葛忠武相編矣葬策籬灣舟車孔道
宰樹鬱葱烏集無萬數觀者以爲地靈人傑之占云統
成長子也字總威初名克嗣成普定衛指揮使征水西
蠻居宗破硬寨安那關斬四百人俘四百人土官阿傍
把事卜刺讚卜工杓寨長阿火者誘而殺之征五開蠻
破岑鞏關入岑鼎山征橫坡絞伍諸寨勦臺耶米毫賊
俘三十人斬一千三百人征哨萬朝諸寨俘斬三百人
征西堡蠻攻阿姜硬寨至水西落么俘斬五百人誅滄
浪六寨賊首五人

建文帝徵還遇害勇成第五子也平江伯陳瑄都督陳懷及御史按察司舉諸衛指揮使能治軍者二十七人勇與焉擢貴州都司合江州化從諸寨長韋翁同等引廣西賊韋萬良等叛勇兵入梅花洞平之正統初命鎮守普定蠻阿遲阿哈等僭號爲妖書焚公署流劫四境勇捕得阿哈并其從械送京師

英宗梟阿哈餘宥死戍廣西家屬給官兵從征麓川斬賊首十餘人進攻乃招漢寨與賊戰死之贈都指揮同知賜祭子能請襲兵部以流官例不與

英宗曰勇功多且死王事許其子襲以示勸從子瞻爲

宗人府儀賓先是都督張興爲

文帝言谷王橈陰養死士造戰船有不臣心

文帝曰徐察之蜀王椿橈同母兄也徼與共事橈不聽

會椿子崇寧王悅燔獲罪於父避橈所橈詭衆曰建文

君實不死今在此椿聞之使瞻奏橈藏亡匿叛造舟艦

弓弩器械教習戰鬪建天成閣私度僧千人晝夜祝詛

以都指揮張成爲師尚父詭言圖讖已于親王中次在

十八與讖相應使典寶劉信貽椿寶帶藏讖帶匣示之

復致書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言德

蒼之事使匠製燈以獻陰訶事募壯士習音樂擬奏技

殿庭行荆軻聶政事長史盧庭綱驟諫誣以誹謗膊諸
城上指揮唐彰舍人覃常泄其謀輒搥殺之

上得奏歎曰朕待懋若何而不利于朕乎蜀王言不欺
與張興符遣中官諭懋送悅燔還蜀且踪跡所爲賜書
獎蜀王有周公之心顧瞻還附黃金二百白金千玉帶
龍衣兜羅錦高麗布各累十百米千石胡椒千斤十馬
二鞍往致意上飛變之賞無踰此者統子興祖字世延
嗣侯頎而美髯博覽詩傳旁通諸藝初爲普定衛指揮
使從征乖西諸寨征清水江叛蠻宋阿留獲其妻復以
侯鎮守貴州入貢方物留京扈從至行在永樂己亥遣
之呂梁與人徒傳土治河通漕

文帝北征督山東山西河南餉至沙窩猝遇虜戰敗之
至野豬口虜如蝟毛起身被十三創殊死戰虜遁而廣
西慶遠峒賊韋錢望等僞稱王侯元帥殺巡按御史諸
璞奪其印命興祖率湖廣廣西貴州兵討之湖貴兵戍
兩廣自此始也以指揮葛霆先披山通道榜諭脅從自
歸兵旣集以指揮魯義等爲左哨由賓州遷八寨諸路
進以指揮李宣史雄爲右哨由思恩縣諸路進以指揮
駱榮爲後勁而自率中軍趨柳州由小安定進斬其僞
通天侯韋萬賢無敵大將軍韋公嚮等分擊思恩五十

二峒賊斬其僞通天都元帥覃萬兩僞猛烈將軍韋公笑等四千三百四十人獲獐人六百八十四人得御史印歸我男女萬人已平平樂南寧二府樊家等村賊首蘇公夏等八千人俘僞韋王韋萬黃等五百九十人融縣蠻梁羅八自稱梁羅王梁保十自稱梁得天移兵討之皆繫頸乞寬獻俘行在所

上釋之又造橋渡烏泥江斬賊覃公隱等六百八十人仁宗卽位命進士任祖壽勅勞之佩以征蠻將軍印與黔國公沐晟武安侯鄭亨武進伯朱榮都督譚廣費瓛諸鎮同賜鎮守臣佩將軍印自此始也已誅忻城縣賊

覃宣等六百四十人降義寧猺獐九百餘人武緣融縣賊廖孟進等僞稱治平王陳宋將軍兵至東泉斬其僞都督韋圓等三百三十九人俘廖孟進送京師還軍駐桂林請留貴州兵二千湖廣兵一千爲捍蔽餘放歸農以思恩州居民僅八百戶割武緣白山峒七百戶隸思恩從之除廣東叅議李守中署案牘事

宣宗卽位命進士楊夔章勅勞之衡州府藍山縣言賊潘康生等內訌

仁宗初勅興祖勦之興祖按視康生等種類自相殘未敢擗剽鄉聚今款關請一等之罪所掠給主歸官檻車

膠致康生等取進止

宣宗貸不誅廣西諸賊復叛分軍出梧州界捶阨天門
蒼冒二嶺而冒突露橈沿江攻東寨廖家樓盤入大山
諸賊斬周時泰等一千九百人自天門入南平縣大軍
駐大藤峽江口殲祿廟諸山賊駕舟入峽抵潯州水陸
夾攻武宣縣諸賊獲其魁韋保蓬傾巢舉落無噍類矣
大藤峽者有藤大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如徒杠然
其地以桂平爲前庭象州爲後戶右貴縣左藤縣若兩
臂峽以北巢峒星列道惡懸度猿引輒迷謬峽以南山
小廉瘠諸村倚江路亦四塞諸徭好殺輕生憚見官府
通向化徭老結城市豪曰招主自稱耕丁招主賂官左
右漏師升峽巔四顧數百里在眉睫間得豫爲備諺云
盜有一斗米莫沂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至
是道大通官軍拜舞相賀聲震地而故都指揮葛森妻
許氏告興祖十五罪

上曰大臣責在靖寇安民寧渠如是以兒婦人口罪邊
將非體也命自列興祖首實

上語都御史劉觀等宥之遷思回慮其可也又以興祖
言增置桂平平南十縣土官副巡檢各一員凡十五人
舉土人陸扶神等至皆用之流官巡檢相尋死瘴癘土

人習貫庶無曠官也蠻覃公旺寇思恩縣覃公新冠河池縣僞稱都督屬指揮彭舉等爲前鋒而提兵繼入三十六洞斬大酋韋天黨等一千七十五人執拘公新送京師誅之已討宜山賊韋穩等夜銜枚行天雨賊熟寢寤而驚失措斬七百人地遂平於普義里思攬村封屍爲兩京觀諸峒長韋敬曉等率衆附

上謂兵部尚書張本人情貪生畏死蠻夷同之卿語與祖體朕意字育諸髮首左言之衆毋致失所興祖休兵存金夷戢鈔暴嚴斥候設支閔卽水南立墟夷得交易月以六日名之曰豐樂墟南丹衛甫有城而南平蠻殺

通判張文郁江州土官黃志斌爲叔所殺奪印去崇善土官知縣趙暹僭王執故左州土官奪印殺其母皆討平之勅以五千人從成山侯王通征交趾通比失利而交趾禮縣賊楊伯春合黎利賊僞威遠將軍入犯興祖以都指揮孫聚兵協討遇於思攬村斬三百三十人上旌其功交趾僞金吾將軍三萬餘人攻隘留關分軍四道攻之獲僞威遠將軍斬三百五十人黎賊圍丘溫聚爲敵樓飛砲神銳禦之賊不敢嚮邇城中糧少屬指揮使楊政等往餉毋乏御史朱惠等奏如永樂中編戶儲甲仗同巡檢司兵庀武守興祖應爲犄角

上謂兵部臣王驥廣西疲於交趾安能虛內事外已之
而橫州及貴縣賊入欽州殺靈山知縣至馴象衛境與
祖捕得渠魁又勦柳慶府賊韋萬黃韋朝傳等黎利陷
隘留關興祖屯南寧不及赴御史奏興祖宿留逮下錦
衣衛獄尋釋之命祭夏禹王宋孝宗理宗陵南鎮會稽
山持節封代王二子爲郡王命領五軍左哨命同豐城
侯李賢兵部侍郎鄭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濬于通
州運糧二百萬石貯宣府大同興祖言運軍自通州至
懷來九堡堡四千六百人自懷來至萬全左衛七堡堡
三千人自萬全左衛至大同十堡堡一千七百人人力

不齊請以京軍三萬四千三百人視地遠近哀多益寡
上可之命捕畿內蝗命領神機營以馬不適士請給馬
五百有奇從視學賜坐聽講駕還奉天門受賀明日賜
宴後二年復命同諸勳臣國子監聽講祭酒李時勉屬
諸生講五經旣罷設饌諸勳臣口身受教就弟子坐惟
太師與先生抗禮諸生歌鹿鳴詩賓主極歡而退朝臣
傳爲盛事太師者英國公張輔也命兼掌右府事賜金
鳳胄金裙欄柳葉甲從幸城東閱師奏營軍十五司布
陣分爲外圍宜練東教場府軍前衛軍八千人爲一司
四面各四隊隊增長牌五長刀五砍敵馬脚遮敵弓矢

可徐置火器從之闔王振縱史

上出塞興祖與成國公朱勇從連行殊遠勇覆歿鷓兒
嶺衆喪氣振強之進次土木虜突至我兵敗績駕蒙塵
皇太后命于謙爲兵部尚書謙劾武臣興祖文臣王佐
輩失律喪師褫其冠服尋復之克副總兵守阜城門禦
賊已用爲左府都督同知守紫荆關築城造墩臺有差
景泰三年降鎮遠伯祿八百石已復侯祿一千五百石
大順元年命同魏國公徐承宗守備南京管中府事後
七年卒賜祭葬禮與始封侯同興祖軍有紀律或攘人
笠禦雨立斬之疾病死亡隱親備至居恒謀問賊山川

蹊隧部領器用所貪嗜畏惡何若以其人爲耳目爪距
故在兩廣橫厲無敗留後時預營墓安德門巷阿邀客
觴咏其中人謂之達長子翰字維周當嗣少有高韻視
檠戟貂蟬猶纏繳也固讓其弟玘食酒可數斗醉不二
三喜讀書六籍之外百家衆氏投間而作目所關覽終
不忘喜爲詩興至榻管不能已已旁通繪事有吳仲圭
米元章倪元鎮風爲戲墨自署雪坡道人或曰雪庵中
人或曰雪或曰維周或曰怡樂不著姓名題荆棘曰都
無君子純是小人時王振竊權與回天獨坐等鞦韆大
臣諺有頭搗蒜腿燒葱語翰識去就之槩蘊藉義憤甚

矣是以退身避地仕途恣心從好跌蕩放言殆古之狂者與卜地金陵以葬戒其子不作下里僞物不封不樹不用諛墓文地產紫藤蔭畝許子孫上冢莫審所在望藤酌酒而已翰卒玘未及嗣亦卒復以翰子淳嗣侯淳卒無子以玘子溥嗣玘字文度服食儉節而好接士大夫游宴終日客無貴賤無留門者親修具食飲甚設鄉黨有急則周之貸不能償者不責也淳好文有父風五爲正使封晉魯肅周靖江府却靖江王驢王重之與諸大夫國人爲詩贈別居無何卒溥字宗泰年十三嗣侯憲宗命以朔望朝謁受學國子監同輩凡十四人諭祭

酒周洪謨嚴誨無惰通經史工楷法命冊封岷寧藩肅四府祭遼王弘治改元從耕籍田克三公五推祭告潭王等府歷代帝王山川皆如禮命管五軍營右掖命坐果勇營命佩平蠻將軍印鎮湖廣時年二十有九兵部以溥與南寧伯毛文可用而溥更廉故有是命桑植賊殺安撫焚其廨奪印去遁入銀山嶺溥誅首賊貫其黨五百人獲矢印五或曰盡盡誅之曰安撫倚勢以削激之反可原也所活四百餘寨貴州黑苗僭王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命溥討之溥以清平屬叅將趙晟以都勻屬都督僉事王通各三路進溥與太監江惠都御史鄧廷

瓚營落乍御史黃玠隨軍紀功溥議爛土賊之門戶迎敵必於此督通爲橋冷水斬賊奪橋者僞都順王乜富架標狡鋒銳溥使千戶陶佐舍人張虎詐之禽其父子克九十四寨俘斬一千二百人晟由萬潮進俘斬四百五十人破岑郎漫洞八十九寨俘斬六百二十七人荅千上下都結諸寨苗曰大河天塹兵其如我何溥度河深廣橋未易就督保靖宣慰彭仕龍等領鄉人隔河陽好語之賊退募善游者登岸獲賊船我兵盡渡破四十二寨禽五百一十人斬其魁阿屠故長阿藤以狗攻獵白平孔十寨斬二百五十人都指揮吳庸陶英由石黃

諸路與泗城州舍人岑接土兵合于牛場斬賊二十五人乘勝鼓行而前俘斬六百八十人都指揮王寧高俊等入鷺家諸寨山舍中劣容一人衣短後衣牽蘿以登俘斬四百三十二人清平左右哨俘斬一百九十人王通自雞場移兵攻潘洞化從者于諸寨進至爛土慢丙地溥移兵就之賊衆萬餘排柵九重竹笆三重開九門一面絕壁一面臨江具筒櫓船二百爲逃死計前門差平而狹道濘糜兵齊進賊矢石雨下鼓無退聲塵數十合日晏矢石盡我兵發將軍神砲烟漲塞天賊惴恐仆兵俘斬一千二十人自縊若焚溺者無算攻黎田黎稍

採平諸寨斬一百九十人凡克一百一十一寨降一百三十八寨酋阿養死埋夕浦戮其屍士兵射死苗得銅匣一內有印副使俞俊及趙晟等攻化雞諸寨斬七十人僞總兵長脚引亡邸都定後山寨兵禽之降都定二十五寨攻天垣管北禽僞都指揮保阿利等降密勇密勾九十四寨土知府李克恭都指揮劉英副使吳倬等攻朶羅大地硬寨俘斬二百一十人降谷定二百二十餘寨置都勻府二州一縣勅褒溥功加太子太保益食祿二百石溥初以旁支嗣祿給八百石本色三百五十石折色四百五十石請如其高祖時數戶部執不許

孝宗特于折色內改支本色百石安陸州大雨迅雷擊城旗竿四散委地城垣廬舍崩圯大洪山水蹶出蕩析人畜田宅雷擊吉王府端禮門吻并柱溥䟽言初造吉府議費未及萬王少之奏遣內外官修如崇府材物數十萬銀米亦逾數萬歲役夫三萬餘工四年矣宜汰省以寬民繇舊賜郢梁二府田蘆泆長河湖課界分額則較然而侵倍之又併兼民田奪各王賜地勢必釀亂請下部議工可緩者如郡王例子之直聽自修無侵各王與民而給事中楊瑛等劾罷京營督帥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請以溥代兵部覆奏報可溥再䟽謝病不允

趣上命督三千營去楚日士民泣而送之不絕于途
上見輔臣平臺議營帥去留劉健李東陽請
上自裁

上留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而去王鏞
與寧晉伯劉福問如何健等對曰當問新寧伯譚祐較
福如何東陽對曰祐似勝福

上曰祐但可神機營若團營宜別選朕將用顧溥溥如
何健等應曰溥在湖廣甚宜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可兼神機乎東陽曰祐伯也名次張懋而以
張偉副祐便

上手勅兵部尚書馬文升行之十三年命督團營兼三
千營仍掌前府事溥持重馭下有恩紀督修禁門諸工
事集而無擾乞歸葬母

上命弟淵代之疽發背

上命醫療命中官存問溥官三十年無長物棺殮不具
諸勳臣賻之

上爲賜米布有司部署其喪謚襄恪將吏聞者莫不流
涕嘗役軍汲水灌牡丹有僧問水汲自何處路遠近若
何溥知其諷已也謝曰微上人溥何由知過君子賢之
子仕隆字仲勳嗣侯歲祿一千石本色折色半支其後

皆如之冊封遼府荆府不納私餽

武宗卽位從視學陪祀賜坐賜宴如故事領神機左哨兼紅盔將軍命坐神機營兼掌府軍前衛事命克總兵官督漕守淮所條議南京衛所殷實運軍改快船諸役運糧指揮千百戶與管廠者改京操非制也遮洋兌軍應加耗米鎮江廬州二衛兌軍應加脚米高郵寶應二湖涵洞改建滾水壩而臨湖田多強家阻廢之管河管牌管泉諸部臣株守一方不以時巡行水增減爲蓄洩計諸盜決者效尤相屬官守謂何定把總官總領僭運行移相見之體量陞都指揮以便行事湖廣運船通改

楠木濬常州以東小河修閘座壞者在運物故官軍給櫓櫓仍存恤二年把總官勤慎無債者三年陞俸一級五年陞署職一級一歲債五千奪俸半年滿萬降俸一級三年滿萬降官一級有侵牟從重論總計三年功過相準千百戶以滿千爲率罪止其身積債之害其因有五債之難償其因亦有五乞許納長蘆鹽百引回時變價鹽本令債主自上亦兩利之道也修惠通河置船袋運京糧守凍官軍糧於耗米支給所運糧改入通倉發空船速回修艫運軍糧必以時如額行給禁權關苛留運船帶貨者浙江總船屬北關主事主之督有司逋借

水次糧督衛所補軍有司補未支月糧有司以徵糧違
限罰則宜豁運官上糧違限罪禁通倉官役阻詐運軍
漕運理刑部臣事宜關白凡二十許疏皆報可羣盜焚
劫運船自劾罷不許部議運船凡一萬二千船取一軍
把總官分領防送而仕隆等分地巡督焉逆賊劉七等
蹂躪江南北仕隆扼其吭大窘狼山之捷賴之

武宗南幸下徐州所得魚鳥以賜人一鬻一毛必金帛
爲謝漁清江浦累日南京河南山東江北文武官戎裝
徒行無復威儀江彬日傳旨徵索梓胡郡縣長吏緹騎
四出至民家圍奪鷹犬珍寶古器稍拂之三木囊頭莫

堅其命通判胡琮雉經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如
部吏仕隆獨不爲屈餽不過算器食彬怒數整之仕隆
與守臣迎

上廟道口集

上顧語仕隆無誤漕亟還治而彬嗾嬖幸言總兵府有
兩銅屈戍重大卽大內不如也

上至淮安屏侍衛步入城幸仕隆第無何有遂行以平
宸濠有聲援功受賞

世宗卽位命鎮湖廣在淮十餘年餼廩外無妄取舍中
兒言不出閫漕屬請寄不行都御史潘埴謂隆有大臣

之道四寬而不脫略慈而不姑息明而不計小過才而不見矜色淮人遮道泣送立石識去思焉尋命督三千營掌右府京師地震以人言辭免

上優詔留之奉安

孝惠皇太后梓宮

上將幸承天手勅加太子太傅調掌中府事司九門筦鑰請申明永樂戒諭武臣榜文

上曰祖宗訓告諄切恩意深厚承平日久嗣者若罔聞知曠職怠事兵部行天下申諭本府刊印給各官舍誦讀賜謀叛罪人寫亦虎仙等妻孥爲奴同禮部九卿大

臣議考

與獻帝及祔廟大禮世廟神路奉冊寶上

章聖太后尊號迎

獻皇帝神主安觀德殿

上率羣臣上冊寶代告郊廟而有王邦奇之獄邦奇傳陞千戶也遇詔削級詔出大學士楊廷和手望之比奏復舊物又爲兵部尚書彭澤所抑因詭上書言哈密失國由澤督甘肅軍時啓釁及廷和詔殺寫亦虎仙所致復言大學士費宏石琿俱廷和黨夜過一清問計而廷和子兵部主事惇匿舊牘無考驗其義子侍讀葉桂章

壻修撰余承勛澤弟冲等交通請托詔下惇等獄命仕
隆與廷臣會鞫給事中楊言奏邦奇修私憾飾姦言詬
大臣惑聖聽宜正刑章
上怒逮言併問仕隆等覆邦奇假陳言希進虛妄無實
上以仕隆等徇情庇護切責之而黜謫楊惇等有差仕
隆稱疾不朝從願賜骸骨歸

上以三千營務命遂安伯陳鏞暫攝而掌中府如故明
年卒贈太傅謚榮靖鄭曉吾學編云余觀彭楊林徐四
家名臣錄贊何其略武將也因稍述所聞銓次其事令
後世得覽焉撫寧侯朱謙懷寧侯孫鏗定西侯蔣琬襄

城伯李隆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仕隆啓封嗣秩並著
聲猷語在異姓諸侯傳中子寰字君錫父嘗教之吾以
清白吏子遺若若不能以清白吏事父耶始在髫髻欲
厲風迹旣嗣侯命坐五軍營右哨命管紅盔將軍給事
中魏良弼薦之命僉左府事命坐鼓勇營命僉中府事
命冊封周府命守備南京兼掌中府事故事三法司五
年慮囚正統初遣司禮太監金英秉筆後爲常張蓋列
騶騎至大理寺升高坐南向尚書都御史侍坐御史郎
中以下奔走左右嘉靖十六年特以武定侯郭勛大學
士李時夏言理之勳臣閣臣會審自此始也體稍正矣

南京則勅命寰寰詳讞得情釋重辟十九人人稱平允
江水齧城詔祭江神以修孝陵工賜銀幣已命克總
兵官督漕運鎮淮安三辭不允其時運船避梓宮及河
決阻凍二千九百來春還已過運期且各省災糧必逋
請免運一年約所載糧可九十六萬石許被災州縣折
銀正兌石七錢改兌石六錢同米輸太倉從之又上七
事有司不得于兌時逮軍誤運運官完糧後候交輒席
等事不得坐誤期旗甲必有丁力人戶棄船侵盜諸罪
并坐輕齋銀至京方給遇起剝將米賤糶臨倉多負宜
聽總運覈實動用倉糧用刮鐵收受禁高下手多增每

厥席六千可殺其半易銀入庫官軍有犯漕司專理無
他赴告給事中王交劾寰贓萬計下巡按御史驗不實
交尋以計典謫命寰僉右府事命坐神機營乞假葬母
命馳傳行復命督漕守淮已改鎮守兩廣與督臣應檟
議兩廣用兵有三曰大征曰鵬勦曰截殺截殺最難而
得功最真鵬勦次之大征濫矣然必請命與師凱旋奏
捷有升級之例鵬勦截殺事出不測不請命不奏捷不
錄功斬一人財賞一金俘一人財賞二金至摧鋒陷陣
奪門斬關運謀用間功悉不錄請如嘉靖初部議增賞
許陞無輒調土兵示弱長驕

上從之所選衛所兵萬人悉勒習戰矣桂林平樂徭殺知縣張士毅傷百戶曹恩寰討之俘斬四百八十人已討七山賊七山居蒼梧岑藤三縣中阻山二百里弘治以來四征不克寰治兵以征西爲名至潯州還潛入賊界賊棄巢遁戒無仰攻覆諸山下夫屯晝夜浹辰賊饑盡蒲伏降復命督漕守淮鄭曉爲督撫與寰同心共濟所議十二事俱著爲令曉移書司馬聶豹顧鎮遠廉靖端毅漕務非此人不可某得爲佐幸甚久任賜璽書增秩可也寰議濬新莊閘以下百里河通漕募官兵分守洋麻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所倭不得入已命總督京

營戎政初正德中大閹監京營兵諸勲臣唯諾恐後後以幸臣言集九邊梟騎數萬人京師號威武營

武宗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爲帥閹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與武定忤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掊尅鉅萬尋得罪成國公朱希忠伯陳鏜代虜警益急團營見兵少選三萬騎聽征號東西二官廳各總以都督一人餘則元帥中貴家役屬之奪其糈矣庚戌虜大入京兵出戰死者萬人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罷希忠鏜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爲

之設侍郎一人協理併十二營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參將六員神機營如之鸞奏調邊軍數萬隸近畿使京兵雜而征戍其掎剋如勛亡何鸞敗而襄城侯李瑾代俄卒平江伯陳圭代圭卒以寰代命下兵手額相慶也而鄭曉爲協理於寰至深寰言營兵遇免操月勢渙難集請留五軍營正兵及標下兵四萬人分四班班得萬人每月番上一班駐京月加糧二斗脫有急萬人可立致從之給事中游震得等議京營諸衛雜配各營多寡參差請以大小衛所兼配一衛專隸一營兵部覆從之寰言五軍營選正兵三千餘爲備兵分強弱二等神樞神機兩營亦然若序衛順營必改隊伍秋防在邇兵將不習

上曰寰言是兵宜如舊諸建白窒礙難行者部臣毋依違題覆當是時部臣不敢違科臣而營臣得執之假令在今白簡掎擊不勝不休矣則

肅皇之明威可知也已以修朝門工大營兵力不給請以京衛官旗募夫視俸厚薄爲等甦軍累工部不從老弱者俾自雇倩有司勿與知可也京營兵聽征每枝三千總督標下四千不足兩枝寰請于備兵內選二千爲

標兵分兩營增將一人與坐營官備策應又議四事八月至十月各工軍回營操練外衛秋班軍先期赴工所備兵歸伍以其馬兌聽征官軍各營馬駑瘠者賣之省芻秣報可萬壽宮成賜諸有功者加寰太子太保又議九事營將簡兵武藝精者備調遣膂力强者備教習老弱者令替補戎政大臣同巡視科道會選冊送部各營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有關酌年資及營分以次補可杜夤緣之弊置食糧官軍籍營中據以稽覈衛中據以支餉精兵秋操支糧六斗其次半之損馬第追椿銀免比較掛號及年終叅奏營軍不當復與民算事所犯非

大故有司無輒收繫通州新舊遊兵二部選三千人設中軍千總等官分隸之仍聽佐擊將軍指麾餘悉歸備兵營巡捕兵馬故隸京營自增設給事中叅奏不及矣宜歸兵部主事隸京營科道損馬必行叅奏其年終舉劾將官惟視賢否勿泥成數又議八事選營軍一萬八千分六將領熟演火器將官與朝臣無相涉者處以賓禮中途不必引避募兵逃例不補病亡者補以壯丁被罪者許自首復役諸獄或跡深將官必會戎政二臣即訊行工部造兵車止則爲營行則爲陣甲胄弓矢必預稱擬列營守城官軍必預編列兵部覆如議復請發營

兵出防邊
上勅兵部尚書楊博詳計之博言居庸鎮邊二地以懷
保爲外藩去京師不百里有警朝發夕至而以薊鎮邊
兵分戍二地兵力減弱請以京兵戍二地薊兵專守要
害古北冷口此爲虛喝彼得實濟然大舉方爾無以小
警張皇糜餉

上從之復以博言諸勳臣嗣爵未任事年三十五以下
及應嗣者送京營學射受孫吳兵法百將傳諸書巡視
科道歲終以勤惰勇怯具聞勳臣之入京營教習自此
始也虜自牆子嶺入京師戒嚴詔寰以營兵布城內外
而於東北二方選鋒銳當之

上手諭閣臣徐階問諸文武臣優劣階對顧寰雖非將
材然姍姍廉謹未見有可代者京兵驕惰久不能殺賊
而能犯上叅將張琮以軍不候操畢先散用箭穿耳諸
軍遂譁寰再三譬曉爲叅張琮後已

上復諭階如不必候伯或有人否階請會官公舉

上曰旣無勝寰者可命寰恤練兵卒別選一二戰將備
緩急給事中辛自修劾協理都御史李燧外僚越遷望
實未孚宜別用而勅寰洗心滌慮仰報殊恩

上下吏兵二部議覆宜如自修言

上從之復報階曰京營總督不必增卽以副將名選用亦可寰以故得不代

穆宗卽位視學陪祀賜坐聽講賜宴如故事耕籍田克三公五推會巡視科道考三大營將領優劣旌黜之已巳秋九月

上將大閱寰請修廳臺及補扈衛官軍駐蹕之所廠衛五城加嚴遊徼命文武大臣守諸門命恭順侯吳繼爵安鄉伯張鉉吏部左侍郎王本固戶部左侍郎劉自強分閱諸校及軍士御史向程劉堯卿王圻蘇士潤監射英國公張溶祭旗燹神諭寰及將士曰詰戎講武保治

弘圖訓練有方國威乃壯爾等其勉之駕還樂奏武成之曲是日也天宇肅清

上韎韐蒞師步伐止齊不吳不揚故老快覩曠典云寰等率將士表謝

上御皇極殿受之百官稱賀兵部上大閱將領侯伯錦衣衛官一等六十六人二等十人三等五人恭順侯吳繼爵等亦上所分閱官兵次第賞罰如例仍賜寰與協理侍郎王之誥巡視科道李巳劉思問銀幣又諭寰等無玩愒廢事無姑息長姦無營私撓公無苛刻擾衆使部伍克實士馬精強訓練不爲虛文征調皆有實用庶

幾重根本之勢消釁孽之萌以稱朕作六師至意已諭
禮兵二部扈從執事并戎政官自二十六日始予假三
日軍免操五日寰等奏三大營官軍不滿九萬視初設
兵數才三之一議以各衛原額營官軍悉爲清勾務滿
十萬不足則以先年召募逃故名額補之詔如議復命
督漕鎮淮勳臣四領漕政寰一人耳卽文臣陶琰以正
德五年九年十五年三任亦僅見也御史楊家相劾把
總李天祐等賦穢寰亦縱僕誅求兵部覆寰廉民戶知
之今未履任何至是

上命供職如故而罷天祐等運河廢淤漕舟不時至詔
奪寰俸半年寰以老疾辭許之復命總督京營先是大
學士趙貞吉奏京兵分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
統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卽歸之內府有
事則領勅掛印命將聞外事已則繳勅納印歸將營中
下兵部議不盡合仍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一總
兵統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餘如貞吉言命恭順
侯吳繼爵都督僉事袁正焦澤爲三營總兵官繼爵恥
與正等伍以疾辭爲言官所糾復以二將名位輕用定
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繼爵領五軍
各設文臣提督爲右都御史曹邦輔劉燾陳其學頃之

復如嘉靖制而寰仍爲總督云御史王宗載劾寰年老才庸請罷任初總督缺久中旨特用寰覽疏怒詰宗載奪其俸寰移疾致位不允後以都給事張國彥言始命閒住明年命掌左府事

今上七年力請老

上曰顧寰清慎三朝耆舊無更煩以事聽辭任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優異之勳臣免而加恩昔未有也九年卒年七十有九寰修髯闊額豐頤方吻端重不苟言笑事母蔡敬養備至出鎮留其婦與弟侍單車就道所共事文武大臣數十人久而敬之無間言士卒承其訃皆泣

下時英國公張溶亦卒與寰俱請謚宗伯徐學謨曰溶墨而寰清若卹謚與溶同何名彰痺贈寰太保謚榮僖開國時文武臣并用而武臣事權居右後雖右文兵寄則武臣任之在勳臣專制尤重仕隆以前如職所奏率自達寰亦間有隆慶以來勳臣不出鎮惟黔國守雲南與京營漕運三人耳事不關決拱默尸祿彼其之子故焉能爲有無也論者求多於寰方之近事寰詎易得哉宇仕隆次子字君器初仕隆官京師謂先墓無子弟爲主命宇家揚州揚州都會人競華侈宇寒一裘暑一葛與婦糲食相對或嘲以田舍翁行之自若從父無賴者

操之甚感避不校或諷曰獨不可一言直乎曰直之易耳不欲傷吾同類泣隨語下褰疏請勲衛序當及宇宇固讓弟寵老頗佞佛焚修不懈寵字某廣額豐下疆項不受挫于人燕客不踰數簋酒數巡而止不濡酒褰督漕淮上宇守墓祀母留養京師寵事之以孝聞褰無子以宇子承光嗣承光字思謙褰鎮粵時挾與俱多用其策既嗣侯五析遺產以四畀諸季父昆弟躬取一焉人皆難之侯六月典殿前大漢將軍賜蟒衣侍經筵劔履上殿改僉前軍都督府事典禁直官軍軍虛冒牢廩而驕承光飾之軍容改觀祀 獻裕二陵冒霜雪歸病矣

久之言者以老病奪所領職奉朝請踰歲乞假歸江都視先隴給傳行再踰歲還朝復請休沐杜門不關時政又七年卒居父母喪執喪禮友于兄弟睦于子姪宗族藏書萬餘卷弱冠游郡庠卒業南雍七試有司晚年語人吾冠蟬佩玉貴矣使得一挂名鄉薦書豈以此易彼哉子大禮嗣承學宇仲子字思敏鄉人私謚爲貞白者也少治易爲郡諸生恂恂若寒峻士省兄京師屬當爲錦衣勳衛兄具奏請學辭兄曰世臣支裔稱勳衛虛名耳義嗣者爲正自義嗣外更許子弟一人爲勳衛惟二公三伯一侯侯則吾家列聖殊恩何敢弁髦棄之且無

以明祖德乃就除未朞年乞歸與故人徒步入里門侍
御史按部過之避不見明日再過將有咨問佯以他語
對褰卒諸昆弟取諸卷握物學獨收圖籍及本朝典故
先世遺文少師郡諸生徐綦綦峭覈爲方年七十貧甚
奉養斂葬備禮所知死無歸爲主治喪兄請告還里朝
夕依依如童時病則嘗藥問卜禱神如事父事嫂如事
母末年語子大猷吾見唐人長孫氏鳳池曆柳氏序訓
載無忌歷官本末公綽以下内外事迹若家世子孫其
書不傳當以言之無文故惟司馬子長史記世家千載
弈弈如新士諷誦不衰吾顧開國承家于今十世朝議

正修國史倣司馬所論著以俟金匱石室之采力不副
心篋中書具在孺子嚶嚶好古無念爾祖圖之此其時
矣長子大德字懋昭生而失母王母育之王母病晝夜
以指畫心遶屋而走斷革血危坐一室誦玉皇消災經
日幾百過或跪或拜或號或泣手擁一帚云爲王母掃
疾則癩成矣祖母卒癩遂厲或跣而入市遇人輒嚙其
面臂不知也入居王母喪則否吊者異之無何殤次子
大猷字所建嗣勳衛官爲故相陳于陛御史大夫沈思
孝所知朝鮮中倭王師問罪平秀吉草䟽願從征得比
正統間郭定襄登以勳衛奏麓川騰衝之捷旣而封議

成不果中官四出採斗督稅而間用錦衣衛官或固要
大猷往大猷恥之遂乞歸詔給傳行結髮游學閱覽博
物嫻於辭令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所述九世事迹及勳
臣家外紀廣陵文獻紀累數百萬言又游秦晉討論邊
政及漕鹽諸議有琦瑋倣儻之畫策焉語具南湘外史
傳中子九扈冲年心精詞綺郡邑長吏亟稱之成之後
五世有淵字宗本玘次子以兄溥平都清蠻授錦衣衛
鎮撫復以功擢副千戶卒無子以溥子仕忠爲子留家
金陵子孫居先祠中諸遺像外無何有也八世有信家
貴州萬曆癸酉舉人知雲南霑益州貴州普定兩衛世

襲指揮者苗緒蕃衍不勝載

論曰三世爲將其後不蕃鎮遠之爲將不啻三世矣所
誅戮以萬計然而九世之內一贈公七嗣侯四贈侯尚
貴主執金吾典禁兵備宿衛爲萬戶長累葉不衰或取
科名若文學隱逸可入史傳者相望諸侯率爾踵武累
伐閱爲元老宿將生有登等之寵沒有榮謚班固所謂
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敢及也成事洪永朝以慎
愆自全西南人尸祝之久而無替嗣者類以廉慈得衆
心豈專用猛鷲取功名哉完受其福天有顯道矣今蜀
粵滇黔干戈相尋內地承其敝京營漕運國之大計墜

闕壅闕殆不可支成與子孫每以此儆功余故于六事
不一書而足焉

悉其師師示衣需林之象莫類又此為事共永時以勤
升闕為示衣需林之象莫類又此為事共永時以勤
杯谷香文學劉幾西人史軒香林望諸氣率爾觀友累
貴主梓金吾典禁兵需官需為萬可矣累葉不衰也取
精粲以萬指然而此世之內一觀公少歸封四領氣尚
論曰三世為深其象不蕃驗鼓之為深不齊三世矣也
聚亦軒香苗辭蕃不類燿

貴州普定兩衛世

聖